臺大歷史學報第 71 期
2023 年 6 月，頁 143-195

BIBLID1012-8514(2023)71pp.143-195
2022.2.9 收稿，2022.12.28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306_(71).0004

重新探討古埃及三段中間期的歷史

徐 詩 薇*

提 要

古埃及的三段中間期皆為王國與王國之間的過渡期，它們的歷史通常較模糊不清，因此有不少歷史學家和埃及學學者稱之為「黑暗時代」（Dark Age）。事實上，隨著大量文獻資料的解讀和考古挖掘的物品出土，20 世紀初以來，學者們將其拼湊，已著手重建這三段中間期的歷史過程，雖未百分之百精準，但已能看清大致樣貌。本文首先概述三段中間期的歷史發展，其次研究它們的起因，最後探究它們的相同與相異之處。透過以上探索方向來反思三段中間期的歷史，藉以打破前人對古埃及中間期之「黑暗」的刻板印象。

關鍵詞：古埃及　黑暗時代　第一中間期　第二中間期　第三中間期

* 天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
300350 天津市津南區海河教育園區同砚路 38 號；E-mail: swhsu2012@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三段中間期概述
二、三段中間期的起因解析
三、三段中間期的比較
結 語

前 言**

根據《大英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Britannica*）所述，「黑暗時代」（Dark Age）[1]狹義而言指歐洲歷史的早期中世紀時期，特別是從西元 476-800 年這段沒有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時間；廣義來說則指西元 500-1000 年這段遍地戰火及城邦生活消失的時期，也被稱為「遷移時代」（Migration Period），主因是大量野蠻民族入侵西羅馬帝國，最終導致滅亡，也因為如此，中世紀時常被賦予「混亂」、「野蠻」諸如此類的形容詞。基督徒將中世紀視作光明的相反，因為那段時間是基督徒長期受苦的日子，是一段「黑暗」的時期，結束之後才「重生」（rebirth），迎來所謂的「光明」。文藝復興的人文學者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1374）引用這個隱喻，哀悼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106-43 BCE）必須在「黑暗的結束和錯誤的夜晚」（the end of the darkness and the night of error）以及「真正的黎明光亮」（the dawn of the true light）之前死去，以表達對拉丁語文學的推崇：不正視拉丁語言的時代，都是黑暗的。因此，在他的隱喻之下，「黑暗」與「光明」不再具有宗教的概念，

** 此文中出現的古埃及年代時間，一律以 Erik Hornung, Rolf Krass, and David A. Warburton eds., *Ancient Egyptian Chronology* (Leiden/Boston: Brill, 2006), pp. 490-495 為準則。除此之外，作者欲感謝奧地利維也納大學 Manfred Bietak 教授給予本文參考資料的協助。

1 "Dark Ag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ccessed January 11, 2022,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Dark-Ag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是加入關於文學的言外之意。[2]然而，「黑暗時代」並不局限使用在文藝復興時期的繪畫或是文學，它也被歷史學家用來形容一段不明確的歷史階段。隨著學者從各方角度探討中世紀的實況，如今「黑暗時代」一詞也逐漸被揚棄，因為它的實際意義並不完全，也無法代表整段時期的歷史過程。[3]

儘管如此，歷史學者貝爾（Barbara Bell）利用碳-14 定年法，說明在古代近東的歷史中有兩段「黑暗時代」，一是西元前 2200-2000 年間，古埃及第六王朝末期和阿卡德帝國（Akkadian Empire）的衰退；二是西元前 1200-900 年間，安納托利亞地區（Anatolia）的西臺帝國（Hittite Empire）消逝和希臘的邁錫尼文明（Mycenaean civilization）崩解。[4]因此，早期的埃及學學者也將這個詞彙套用在古埃及歷史中的三個階段：第一中間期、第二中間期和第三中間期，相較於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和晚期時期，這三段中間期的歷史比較模糊不清。雖然從曼涅托（Manetho, ca. 300 BCE）編寫的《埃及歷史》（*Aegyptiaca*）可知，他參考了許多古埃及文獻來撰寫及編排這三段中間期的國王名號，例如阿拜多斯（Abydos）塞提一世（Sety I, 1290-1279 BCE）神廟的國王名冊、底比斯（Thebes）卡納克神廟（Karnak Temple）的國王名冊、沙卡拉（Saqqara）石盤的國王名冊、杜林紙草的國王名冊（Turin Canon）等資訊，[5]卻缺少各國王的確切統治年代、大事紀，有些甚至連名字都很模糊。

所幸隨著考古挖掘及文獻資料的解讀，埃及學學者開始嘗試整理這三段中間期的歷史，逐漸釐清各中間期起始與結束之因，也發現了它們彼此相同與相異之處。此文首先將概述第一、第二及第三中間期的情況，

2 Theodore E. Mommsen, “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 ‘Dark Age’,” *Speculum* 17, no. 2 (April 1946, Chicago), p. 227.

3 肖雷，〈中世紀——黑暗時代？〉，《歷史學習》2003 年第 12 期（天津），頁 30-31。

4 Barbara Bell, “The Dark Ages in Ancient History I. The First Dark Age in Egypt,”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75, no. 1 (January 1971, Chicago), pp. 1-2.

5 徐詩薇，〈古埃及史學研究的發展〉，《臺大歷史學報》第 63 期（2019 年 6 月，臺北），頁 264-2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探討它們成立伊始之因，透過比較它們的相同和相異點，以推翻「黑暗時代」一詞之說。

一、三段中間期概述

古埃及的三段中間期分別介於古王國、中王國、新王國時期和晚期時期四段盛世之間。中間期首要的特徵是中央權力被地方瓜分、戰爭頻傳、王位交替迅速等，埃及進入分裂狀態，各地方政權的勢力範圍分布在不同城市。歷史學家將這些地方政權劃分成一個個王朝，這些王朝並不完全是輪替式的，更多時候是同時存在，且彼此互有衝突、矛盾，也時常發生戰役。

（一）第一中間期（2150-1980^{+25} BCE）[6]

第一中間期包含了在孟菲斯（Memphis）的第七、第八王朝，在赫拉克里歐波里斯（Herakleopolis）的第九和第十王朝，以及在底比斯的第十一王朝。可以仰賴的文獻除了上述的國王名冊，還有許多私人傳記銘文，例如莫阿拉（Mo^{c}alla）的安克提非（Ankhtifi）[7]的傳記文及眾多文學作品，例如悲觀文學（pessimistic literature）等（下述）。

6 目前最新關於第一中間期的著作是 Antonia Giewekemeyer 在 2022 年 12 月底出版的 *Wer schreibt die Geschichte(n)? Die 8. bis frühe 12. Dynastie im Licht ägyptologischer und ägyptischer Sinnbildungen* (Hamburg: Widmaier Verlag, 2022)，可惜作者尚無機會拜讀，將其重點引用至本文中。

7 安克提非是上埃及第二和第三諾姆的首長，他的活躍年代約在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王朝（第九王朝）早期，其政權也受到當時國王的支持。他在莫阿拉（底比斯南邊 35 公里處）的個人陵墓，岩石柱子都刻滿了他的自傳，是這段時間保留情形較好的文字紀錄，內容充分展現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王朝的歷史背景，以及上埃及南方的政治情況。參考 Jacques Vandier, *Mo^{c}alla. La Tombe d'Ankhtifi et la tombe de Sébekhotep* (Cairo: Imprimerie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èologie orientale, 1950); Wolfgang Schenkel, *Memphis-Herakleopolis-Theben. Die epigraphischen Zeugnisse der 7.-11. Dynasti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65), pp. 45-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　埃及第一中間期年代表

	年代（BCE）	國王年代（BCE）	國　王　名
第七王朝	?	?	?
第八王朝	2150-2118^{+25}	2126-2113^{+25}	內夫卡烏雷（Neferkaure）
		2122-2120^{+25}	內夫卡烏荷（Neferkauhor）
		2119-2218^{+25}	內夫里卡雷（Neferirkare）
第九、第十王朝 （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王朝）	2118-1980^{+25}	2118-1980^{+25}	? 梅利卡瑞（Merikare） ?
第十一王朝 （底比斯王朝）	2080-1940^{+16}	1980-?$^{+16}$	孟圖和泰普一世（Mentuhotep I）[8]
		?-2067^{+16}	英特夫一世（Intef I）
		2066-2017^{+16}	英特夫二世（Intef II *w3ḥ-ᶜnḫ*）
		2016-2009^{+16}	英特夫三世（Intef III）
		2009-1959^{+16}	孟圖和泰普二世（Mentuhotep II）
		1958-1947^{+16}	孟圖和泰普三世（Mentuhotep III）
		1947-1940^{+16}	孟圖和泰普四世（Mentuhotep IV）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說　　明：王朝及國王中英譯名對照，為作者自譯；以下正文提及時，不再附英文名。

第七和第八王朝的統治者至今不明，在以下文獻可以得知他們曾經存在過：[9]

1. 曼涅托的《埃及歷史》記載了第七王朝在 70 天之內出現過 70 個國王。
2. 西元 2 到 3 世紀的史學家阿弗肯魯斯（Sextus Julius Africanus, 160/170-240）和優則比烏斯（Eusebius Caesariensis/Pamphilus, 260/265-339）都曾引用曼涅托的作品，指出其實是 75 天之內出現 75 個國王。
3. 杜林紙草的國王名冊和沙卡拉石盤的國王名冊註明第八王朝曾經

8 關於孟圖和泰普一世與英特夫一世的王位順序，學界至今尚無共識。孟圖和泰普一世的荷魯斯之名為 *tpj-ᶜ*「祖先」，因此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他是該王朝的第一位國王。

9 Karl Jansen-Winkeln, “Der Untergang des Alten Reiches,” *Orientalia* 79, no. 3 (2010, Rome), pp. 286-28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存在。

4. 阿拜多斯塞提一世神廟的國王名冊記載第六王朝最後一任國王裴皮二世（Pepi II, 2216-2153^{+25} BCE）之後出現過 18 個國王，這 18 個國王並沒有出現在杜林紙草的國王名冊裡。
5. 科普托斯（Coptos）區域出現多則「免稅法令」，主要是第八王朝的國王任命科普托斯諾姆[10]為南方總督的法令，讓他們有免稅的特權。[11]

透過這些文獻，我們可以猜測，裴皮二世之後的國王，在孟菲斯還是有短暫的王位交替，只是他們不再具有強權，權力被其他地方勢力瓜分，連尼羅河三角洲區域也不在管控範圍之內。上埃及的第二十個諾姆——赫拉克里歐波里斯趁著地緣之便崛起，自立政權，之後被學者劃分為第九、第十王朝。這個王朝掌管了中埃及一帶的領土，與在底比斯的自治政權——即後來的第十一王朝——相互制衡，但它們都沒有下埃及和三角洲區域的控制權。根據曼涅托的紀錄，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王朝持續 185 年，[12]統治者數量至今不明，也無法確定每個國王在位時間。唯一能確定的是，此王朝的開創者是赫提（Khety），在考古遺址曾發現「赫提的房子」（House of Khety）的文字證明，但他具體建朝立代的經過至今成謎。這個時期的國王基本上都在赫拉克里歐波里斯執政，最終也或許葬在此處，但並沒有留下太多的建築物。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的考古工作從 1966 年以來斷斷續續地進行，也許未來能挖掘更多相關遺址。這個時期的最後一個國王梅利卡瑞（？）[13]把陵墓建在沙卡拉，目的在與孟菲斯的王權聯結。此處遺址與孟菲斯的風格相近，考古學者也難以分辨它們是在赫拉克里歐波里斯時期所建，還是在中王國早期所建。

---

10 諾姆（希臘語 Νομός，埃及語 Sepat），意為「行政區」。

11 Schenkel, *Memphis-Herakleopolis-Theben*, pp. 11-24.

12 Stephan J. Seidlmayer,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of 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in Hornung, Krass, and Warburton, *Ancient Egyptian Chronology*, p. 163.

13 無法證實梅利卡瑞是否為最後一個國王，這只是目前暫時有遺址留下的國王，他之前或之後有沒有確切的其他國王都待確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王朝早期，一些上埃及的地方勢力並不完全在其控制範圍之內。依據這裡出土的私人傳記銘文（祭司的監督員）可知，阿西尤特（Asyut）在此時成為赫拉克里歐波里斯國王對抗底比斯勢力的軍事重鎮。[14]這些私人傳記銘文敘述了統治者的軍事政策和意識形態，闡述他們如何照料及關懷轄下的城鎮：文章會先給予銘文主角的頭銜與職稱，之後詳細描述他們如何改善灌溉系統，以確保在農作歉收的年份還能有足夠的糧食等措施。除此之外，他們也時常強調諾姆的軍事力量，一方面必須對抗底比斯的勢力，另一方面須建設更多的軍事建築來捍衛自己的領土；同時他們也建造神廟、舉行祭拜儀式等。阿西尤特和附近的考古證據，顯示這些地方與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的往來都很緊密，包括軍事關係，以及彼此之間有婚姻或遠親的關係。

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王朝的結束是一個謎。專家猜測可能是因為英特夫二世攻擊了塔尼特（Thinite）諾姆，再向北進攻，逼近阿西尤特，間接造成該王朝滅亡。名為伊提耶伯（Ity-yeb）[15]的祭司監督員在傳記中記錄了這場對抗「南方諾姆」的戰役：

> 戰役始於我的軍隊和南方的諾姆，他們來到，他們結合，南至艾爾方提那（Elephantine），北至……。一直到南方的邊界……西邊地區。我來到了城市反擊，……直到海岸堡壘。那個「南方的首領」在海上投降於我，但是他的人不投降，其中還有人到達東邊地區。另外一個逆流而上的就像一條狗，他看起來很虛弱。……之後，「南方的首領」與他的軍隊再次捲土重來，我再次與他交鋒。[16]

另外一篇著名的文學作品《給梅利卡瑞王的訓誡》（*The Instruction for King Merikare*）也提到，梅利卡瑞王的父親曾經收復阿拜多斯，[17]它是自

14 Seidlmayer,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of 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p. 162.

15 Mahmoud El-Khadragy and Jochem Kahl, “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Tombs at Asyut Revisited,”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32 (2004, Hamburg), pp. 236-239.

16 Schenkel, *Memphis-Herakleopolis-Theben*, pp. 79-80.

17 不同的紙草版本請參照 Joachim F. Quack, *Studien zur Lehre für Merikar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2); Stephen Quirke, *Egyptian Literature 1800 BC: questions and reading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王國以來的上埃及官方行政中心。這些紀錄可能跟塔尼特諾姆戰役有關，但文中並沒有詳述與底比斯的衝突經過，以及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王朝消失的原因，且阿西尤特的軍事家族雖然戰勝底比斯，卻無人生還。底比斯的孟圖和泰普二世當時為何沒有再繼續往北方進攻，也令人不解，專家猜測可能是赫拉克里歐波里斯和阿西尤特的勢力瓦解之後，周圍的地方政權虎視眈眈，想要霸佔這些區域。故孟圖和泰普二世必須先消滅周邊勢力，以保全領土完整，無暇往北方乘勝追擊。

自古王國時期以來，底比斯為上埃及第四諾姆首都，極具重要性。古王國末期，眾多地方祭司監督員相繼葬在底比斯西岸艾爾塔里夫（El Tarif, 在現今的 Dra^{c} Abu el Naga）的薩夫墓（Saff-Tomb, 也有學者翻譯成岩墓），[18]在卡納克神廟附近也發現許多相關墓碑。其中一名叫做英特夫（後來尊稱為英特夫一世）的官員，[19]擁有「底比斯諾姆的偉大統治者」（great overlord of the Theban nome）和「祭司監督員」（overseer of priests）的頭銜，以及「上埃及偉大的統治者」（great overlord of Upper Egypt）等類似國王的頭銜；在上埃及第六諾姆首都丹德拉（Dendera）也發現了他的頭銜，代表當時他的勢力已被其他省分承認。在銘文中，他提到父親為伊古（Iku），之後他便把頭銜更改為「英特夫伯爵」（count Intef），是底比斯第十一王朝的祖先，國王名冊中亦有他的名字。英特夫一世的墓是一個巨大的長方形地下墓穴，長 300 公尺、寬 54 公尺，空間達 40 萬立方公尺，有兩個長形的庭院。可惜前庭已經毀壞，後庭有著平滑的地面、兩排岩石作的柱子和三個小祭堂（一個屬於國王，另兩個

(London: Golden House Publications, 2004), pp. 112-120.

18 薩夫墓是自第一中間期起一種直接從岩山開鑿挖洞的墓穴形式，它由一個露天的庭院和切入山側的房間所組成。庭院從沙漠露台挖出，前面有出口可以直接通往地面。庭院構造很簡單，通常沿著山坡會有一排沉重的方型岩柱，後面有一些小神龕、祭壇和墓室。參考 Dieter Arnold, “Saff-Grab,” in *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Band V, ed. Wolfgang Helck and Eberhardt Otto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pp. 349-350.

19 Farouk Gomaa, *Ägypten während der Ersten Zwischenzei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0), pp. 138-1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屬於他的妻子），這些祭堂仍然保存良好。[20]他的墓室成為這個時期王權的代表。由此墓可知，它的建築方式已經跟古王國時期的陵墓大為不同，底比斯的統治者直接就地取材，在底比斯西岸建造陵墓，不會捨近求遠尋找石材。接下來的繼承人英特夫二世、三世都把陵墓建在艾爾塔里夫，[21]直到孟圖和泰普二世改而選擇在德爾巴哈利（Deir el-Bahri）建造他的百萬年神廟（temple of millions of years）。學者猜測在他統治期間，艾爾塔里夫的陵墓群或許已滿，故不得不另擇新地。英特夫一世的兄弟英特夫二世繼位之後，統治長達 50 年，其統治年間留下了最多底比斯王朝存在的證據，例如大量的考古物品、文獻和藝術等，這也是底比斯王權的高峰期。英特夫二世的銘文開始使用典型的國王頭銜：「上下埃及王」（King of Upper and Lower Egypt）和「雷之子」（Son of Re），雖然他尚未有完整的五個全名，但已經把荷魯斯之名 *w3ḥ-ᶜnḫ*，意為「永恆的生命」和出生名「英特夫」並列，他的傳記文形式是國王銘文演進的一個重大里程碑。英特夫二世著名的《犬碑》（Dog Stela; Cairo CG 20512），修辭用法非常豐富，且其中含有歌頌文的形式，成為之後國王銘文敘事文和讚頌文類型的先驅。[22]《犬碑》保有傳記文的格式，同時加入了大量國王銘文的要素，使得此文帶有半傳記、半銘文樣式，獨樹一幟。[23]英特夫二世在位期間，多次向北方發動攻擊，不僅佔領阿拜多斯，甚至攻至上埃及的第十諾姆。總而言之，他在位期間不斷地與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王朝進行拉鋸戰，他的軍事將領即留下不少傳記文，我們透過這些文獻可以探知戰役的始末。例如赫特皮（Hetepy）的銘文說明他完美執行了國王指派的任務而獲得讚賞：

> 我是被我的主人所喜愛的人，被這個國家的主人所稱讚的。他的陛

20 Dieter Arnold, *Das Grab de Jnj-jtj.f. Die Architektur* (Mainz: von Zabern, 1971).

21 Dieter Arnold, *Gräber des Alten und Mittleren Reiches in El-Tarif* (Mainz: von Zabern, 1976).

22 Daniel Polz, *Die sogenannte Hundestele des Königs Wah-Anch aus el-Târif*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9).

23 徐詩薇，〈古埃及國王銘文與其意識形態〉，《興大歷史學報》第 28 期（2014 年 6 月，臺中），頁 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下使他的僕人赫特皮開心，事實上，他的陛下說：「沒有人能夠完美執行我的命令，除了赫特皮以外！」這個僕人做得真的很好，他的陛下因為這個而讚美他。[24]

英特夫二世除了軍事行動以外，也為神明建造了許多神廟。目前尚存的有卡納克神廟裡一根刻了他名字的柱子，以及艾爾方提那的沙特特（Setet）和赫努姆（Khnum）神廟，他把自己重要事蹟刻寫在神廟的門框上，之後第十一王朝的國王也效法此舉。這個時代的墓碑和裝飾比較樸實，但仍保有高度水平，模型厚實渾圓，浮雕上國王的圍裙和假髮的刻劃也很細膩，從這些可以看出底比斯想為王朝帶來新的藝術風格和氣象。英特夫二世的兒子三世繼位之後，繼續北攻，在他八年執政時間，攻佔阿拜多斯、阿西尤特等諸多北方城鎮，這些行動為孟圖和泰普二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助其繼位之後完成統一上下埃及的大業。在埃爾塔里夫，英特夫三世的薩夫墓規模最大。[25]

（二）第二中間期（1759-ca. 1539 BCE）

第二中間期包含在孟菲斯的第十三王朝、在阿瓦利斯（Avaris, 現今埃及的 Tell el-Dab‘a）的第十四和第十五王朝、在阿拜多斯的當地王朝、在底比斯的第十六、十七王朝，以及努比亞的庫許王朝（Kushite Dynasty）。可以仰賴的文獻除了國王名冊，還有《伊普威和萬能神的對話》（*The Dialogue of Ipuwer and the Lord of All* [Admonitions]）、[26]《阿波菲斯和申肯嫩雷的爭吵》（*The Quarrel of Apophis and Seqenenre* [Tao II]）[27]和《四百年石碑》（*Stela of Year 400*; Cairo JE 60539）[28]等文學作

24 Schenkel, *Memphis-Herakleopolis-Theben*, pp. 96-99.

25 Arnold, *Gräber des Alten und Mittleren Reiches in El-Tarif*, pp. 33-38, 44-49, 57-59.

26 pLeiden I 344 recto: Roland Enmarch, *The Dialogue of Ipuwer and the Lord of All*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2005); Roland Enmarch, *A World Upturned: Commentary on and Analysis of The Dialogue of Ipuwer and the Lord of A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7 Camilla Di Biase-Dyson, *Foreigners and Egyptians in the Late Egyptian Stories*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3), pp. 193-2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品，以及國王銘文、私人傳記文、聖甲蟲印鑑銘文。[29]

表二　埃及第二中間期年代表

	年代（BCE）	國王年代（BCE）	國　王　名
第十三王朝	1759-1630	?	索貝克和泰普一世（Sobekhotep I）
		1759-1757	威葛夫（Wegaf）
		1721-1722	索貝克和泰普三世（Sobekhotep III）
		1721-1710	內夫和泰普一世（Neferhotep I）
		1684-1661	曼內夫雷艾伊（Merneferre Ayi）
		1661-1630	…其他國王…
第十四王朝	?	ca. 1705	內荷茲（Nehesy）
第十五王朝（西克索王朝）	?-1530	1575-1540	奇安（Khyan）
			阿波菲斯（Apophis）
			罕穆迪（Khamudi）
第十六、第十七王朝（底比斯）	?-1540	?-?	索貝克和泰普八世（Sobekhotep VIII）
			內夫和泰普三世（Neferhotep III Iykhernefert）
			內比里烏（Nebiriau）
			雷和泰普（Rahotep）
			索貝克恩薩夫一世（Sobekemzaf I）
			索貝克恩薩夫二世（Sobekemzaf II）
			貝比安赫（Bebiankh）
			英特夫六世（Intef VI Nubkheperra）
			英特夫七世（Intef VII Sekhemra）
			塔歐一世 申納赫恩雷（Taᶜo *Senakthenreᶜ*）
			塔歐二世 申肯嫩雷（Taᶜo *Seqenenreᶜ*）
		?-1540	卡摩斯（Kamose）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說　　明：王朝及國王中英名對照，由作者自譯；以下正文提及時，不再附英文名。

28 Kenneth 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2 (Oxford: B. H. Blackwell, 1979), pp. 287-288.

29 Kim S. B. Ryhol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gypt during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1997), pp. 34-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十三王朝大約持續 150 年，一共有 50 至 60 位統治者，平均每位統治者約在位 3 年，但在杜林紙草的國王名冊上，有些國王在位 10 年甚至 20 年之久，就代表有些國王在位時間只有幾個月。早期的國王在利許特（Lisht）還留下遺址，陵墓則大多分布在孟菲斯和達舒爾（Dashur）等地，當時整個埃及包括努比亞（至少到第二瀑布區）仍在中央控制範圍之內，沒有發現地方政權，但已開始有少許迦南地區的外來民族攻佔三角洲的紀錄。估計在曼內夫雷艾伊之後，就已經沒有國王在下埃及留下紀錄，而他也是最後以利許特為首都的國王。之後的第十三王朝勢力逐漸轉移至孟菲斯，並與在尼羅河三角洲興起的第十四王朝同時存在。第十三王朝的第一位國王仍有爭議，丹麥埃及學學者萊郝特（Kim S. B. Ryholt）聲稱第一位國王是索貝克和泰普一世，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現在下努比亞水位紀錄之處。[30]威葛夫則曾在多個聖甲蟲印鑑刻上他的名字。索貝克和泰普三世同樣擁有許多聖甲蟲印鑑，上面有他和父母之名。內夫和泰普一世在阿拜多斯留下一塊石碑，[31]是其第二個統治年所立，內容詳細地述說了自己的出身背景和他命令官員製造一座奧西里斯神的雕像。曼內夫雷艾伊是最後在孟菲斯留下建築遺址的國王。

第十三王朝期間有一位名叫荷潤克夫（Horemkhauf）的官員，他留下的傳記文敘述他被國王派遣至內肯（Nekhen）區域，收集荷魯斯和伊西斯的雕像，[32]可惜文中並未提到是哪一位國王的命令。由於當時的手工技藝資源明顯不足，國王必須收集神像才能舉行祭典儀式，以展示其王權，因此荷潤克夫長途跋涉收集神像之舉，再度證明了孟菲斯的勢力在此時已衰退。

30 Ryhol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gypt*, p. 73.

31 此石碑目前下落不明。Helen Neale, “The Neferhotep Stela, Revisited. Kingship,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in the Abydos Stela of Neferhotep I” (Master thesis, Macquarie University, 2016).

32 “Stela of Horemkhauf,” accessed January 29, 2022, https://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54436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十四王朝也被歷史學者稱為迦南王朝，因為統治者是來自迦南區域（Canaan）的亞洲人。在中王國時期就出現的*ʿ3m.w*「亞洲人」（讀音近似阿阿姆），此詞是用來分辨埃及本地人和居住在阿瓦利斯的外族人。中王國時期起，就有許多亞洲人為了在埃及工作，遷居於阿瓦利斯，這裡的考古出土物有巴勒斯坦風格的衣物、陶瓷罐，也有驢子的墓穴，以及北邊敘利亞式的滾筒印章，皆為亞洲人在埃及活動的重要證據，也呈現「中青銅時期」（Middle Bronze Age, 1890-1500 BCE）古代西亞和地中海地區的歷史遺跡。內荷茲在杜林紙草的國王名冊裡被列為第十四王朝的第一位國王，[33]最初可能定都在三角洲的索伊斯（Xois）。他的出身不詳，但從名字推測，可能是努比亞出身，抑或是當時三角洲區域的一個地方王。在阿瓦利斯出土的兩個石灰石門框上寫著「好的神」（good god）、「兩地的主人」（lord of the two lands）、「雷之肉身之子，內荷茲」（son of Re of his body, Nehesy）。在塔尼斯（Tanis）和其他地方也發現他的相關物品，寫著「被塞特寵愛的，阿瓦利斯之主、國王最年長的兒子」（beloved of Seth, lord of Avaris, eldest king's son〔按，塞特神是阿瓦利斯的主神〕）。在內荷茲之後還有多位國王的名字，但其統治順序及統治時間難以確認。[34]此外，在迦南地區發現了很多國王的聖甲蟲印鑑，可以猜想第十四王朝與地中海東岸城市維持經貿關係。

第十五王朝即西克索王朝。西克索這個詞是從希臘文 Υκσως 而來，曾在曼涅托的紀錄裡出現。猶太史學家約瑟夫（Titus Flavius Josephus, 37-100）在《對抗阿皮翁》（*Against Apion*）把這些亞洲人稱為「牧羊人國王」（Shepherd kings），在古埃及原文是*ḥq3 ḫ3swt*「外國的統治者」，指的是亞洲來的統治者。這個王朝的首都同樣在阿瓦利斯。學界雖然一直試著尋找西克索的來源，但至今仍眾說紛紜。有一群學者認

33 Manfred Bietak, "Zum Königreich des ʿ3-zḫ-Rᶜ Neḥesi,"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11 (1984, Hamburg), pp. 59-75.

34 Ryhol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gypt*, pp. 18-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西克索屬於胡里安人（Hurrian）或是印度雅利安人（Indo-Aryan），從西元前 18 世紀開始不斷地由北向南移動至埃及。[35]目前最新的說法是由長年在阿瓦利斯進行考古工作的奧地利埃及學學者比塔克（Manfred Bietak）提出，他認為西克索民族源於迦南的南邊，其語言與閃米語（Semitic languages）相近，使用的陶罐種類也與迦南地區類似。[36]根據杜林紙草的國王名冊記載，第十五王朝一共有六個統治者，長達 108 年。萊郝特重建了這個王朝的歷史，聲稱西克索王朝一共有七個國王，第一任國王是塞利提斯（Salitis），曼涅托記載他是戰勝孟菲斯的國王，也在該處加冕稱王。比塔克在阿瓦利斯發現塞克荷（Sekerher）的物品，認為他跟塞利提斯是同一個人，塞克荷之名可能是閃米語言的發音。[37]西克索王朝的高峰期是國王阿波菲斯在位的 40 年間，也是西克索王朝與底比斯王朝統治者劍拔弩張的時期。阿波菲斯在位時，重新使用埃及的書寫傳統與官僚制度，他的書吏官阿圖（Atu）被形容成：

> 雷的書吏官、被圖特親自教導，……有著無數的成功，在那一日，當他如實的將文字裡困難的段落讀了出來，就如同尼羅河流逝一樣的順暢。[38]

從文學作品《阿波菲斯和申肯嫩雷的爭吵》，我們可以得知阿波菲斯與第十七王朝的塔歐二世同時存在，兩者之間有很多衝突，雖然卡摩斯繼位之後持續對抗西克索斯人，但未成功，最終阿波菲斯被第十八王朝的創建者阿摩斯（Ahmose, 1539-1515 BCE）打敗，並將西克索人驅逐出埃

35 Robert M. Engberg, *The Hyksos Reconsider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Anna-Latifa Mourad, *Rise of Hyksos. Egypt and the Levant from the Middle Kingdom to the Early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Oxford: Archeopress, 2015), p. 11.

36 Manfred Bietak, “The Center of Hyksos Rule: Avaris (Tell el Dab’a),” in *The Hyksos: New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ed. E. D. Ored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Museum, 1997), p. 113.

37 Bietak, “The Center of Hyksos Rule,” pp. 113-114.

38 Janine Bourriau,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c.1650-1550 BC),”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ed. I. Sh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罕穆迪被視為第十五王朝的最後一位統治者，在巴勒斯坦發現了幾個他的聖甲蟲印鑑。[39]

第十六和第十七王朝主要在底比斯及其周邊，從杜林紙草的國王名冊還能夠分辨出 15-20 個國王名字，但無法確認他們在哪個王朝統治，也無法證明是否源自底比斯，原因是同時期的阿拜多斯也出現過幾位統治者的名字，並沒有被列入杜林紙草的國王名冊。例如國王威普瓦威騰薩夫（Wepwawetemsaf, ca. 1700 BCE），只留下一個石碑（BM EA 969），[40]說明他是阿拜多斯的統治者及名字之由來，因此也有專家將這些在阿拜多斯的統治者稱為「阿拜多斯王朝」。[41]底比斯王朝失去了與下埃及的連結，無法從孟菲斯取得正統書寫學習方式，只能創造新的書寫形式和類型用於祭祀儀式。孟菲斯的官方中心並未失去它的重要性，西克索反而從中獲利，西克索的國王重覆使用中王國在孟菲斯所建的一些神廟建築石材，並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同時，從出土的物品可知，西克索人似乎維持著孟菲斯的傳統與普塔神（Ptah）崇拜文化。

第十六王朝的國王順序紊亂，真正留下紀錄的只有 6 個國王，文獻以滾筒印章為主，唯一較著名的是內夫和泰普三世，他在底比斯留下不少石碑：[42]他自詡為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國王，受到軍隊的無限愛戴，不僅打擊了反叛者，也調停了外國人的反叛；除了使自己的城鎮繁榮，並展現他受到底比斯神明阿蒙和孟圖的庇佑。這些石碑跟第十七王朝的石碑一樣，都為了詳細記錄事件而立。我們尚未得知內夫和泰普三世是否曾對抗過西克索人，或者臣服於西克索王朝的勢力，但是他的名字同

39 W. M. Flinders Petrie, *Scarabs and Cylinders with Names*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1917), tafel 19.

40 Wallis Budge, *Hieroglyphic Texts from Egyptian Stelae, &c.,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 4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13), plate 25.

41 Ryhol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gypt*, pp. 163-166.

42 Pascal Vernus, “La stele du roi Sekhemsankhtaouyre Nerferhotep lykherhofrte et la domination Hyksos (stele Cairo JE 59635),”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68 (1982, Cairo), pp. 129-1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時出現在艾爾卡伯（El-Kab）和蓋伯賴（Gebelein）等地，表示他也是這些地區的軍事統領。在沒有足夠的國王銘文的情況下，我們只能仰賴官員的建築物和石碑上的銘文。第十六王朝官員的兒子通常會追隨父親征戰，而進入王室工作，而國王通常會娶官員的女兒，藉此擴增權力，例如艾爾卡伯和艾德福（Edfu）也是以此模式與底比斯建立關係。[43]

萊郝特研究出第十七王朝一共有 10 個國王，但不清楚他們是否都來自同一個家庭，或是有親屬關係。[44]雷和泰普似乎是這個王朝的第一任統治者，英特夫六世和七世也許有兄弟關係，但無法證明他們的父親是否是索貝克恩薩夫一世。[45]英特夫六世和七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杜林紙草的國王名冊上，而是出現在別的國王名冊，考古成果也可見英特夫六世的石碑重新被建造成其他建築物，並且他的名字出現在同一時代的建築物上多次，而英特夫七世的名字僅出現在自己的棺木上。唯一較能確定的是最後三個國王——塔歐一世、塔歐二世和卡摩斯應該來自同一個家庭，他們留下的文獻較多也較完整，主要都是對抗西克索的紀錄，間接呈現了第十七王朝和第十五王朝之間不斷有衝突。最終阿摩斯成功將西克索人趕出埃及。爾後阿摩斯南征北戰，最終統一上下埃及，建立了第十八王朝。

（三）第三中間期（1076-655 BCE）

第三中間期包含在尼羅河三角洲的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和二十四王朝、在那帕塔（Napata）的第二十五王朝（即努比亞王朝／庫許王朝），和在底比斯的阿蒙大祭司。可仰賴的文獻除了國王名冊之外，

43 Ryhol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gypt*, pp. 156-157.

44 Ryholt,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gypt*, p. 171.

45 王位順序的探討參考：Thomas Schneider,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Hyksos Period (Dyns. 12-17),” in Hornung, Krass, and Warburton, *Ancient Egyptian Chronology*, pp. 183-1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還有《溫阿蒙歷險記》（*The Journey of Wenamun*）等文學作品、[46]國王銘文和傳記銘文，以及《舊約．聖經》和新亞述國王銘文等。

表三　埃及第三中間期國王年代表[47]

	年代（BCE）	國王年代（BCE）	國　王　名
第二十一王朝（塔尼斯）	1070-1069/946-945	1070/69-1044/43	斯曼德斯（Smendes）
		1044/43-1040/39	阿曼恩尼蘇特（Amenemnisut）
		1044/43-994/93	普蘇森尼斯一世（Psusennes I）
		996/95-985/84	阿曼恩莫普（Amenemope）
		985/84-979/78	奧所孔（Osorkon）
		979/78-960/59	西阿蒙（Siamun）
第二十二王朝（利比亞王朝）	946/945-ca. 735	946/45-925/24	謝尚克一世（Sheshonq I） …
第二十三王朝	ca. 756-714/12	841-816	塔克勒二世（Takelot II）
		ca. 816-800	伊烏普特一世（Iuput I）
		780±20	奧所孔三世（Osorkon III）／塔克勒三世（Takelot III）
第二十四王朝	ca. 740	740-719/17	泰夫納赫特（Tefnakht）
		719/171-714/712	伯候里斯（Bocchoris）
第二十五王朝[48]（庫許王朝）	722-ca. 655	ca. 746-715/713	皮耶／皮安奇（Piye / Piankhy）
		715/713-700/698	夏巴卡（Shabaka）
		700/698-690	謝比特古（Shebitku）
		690-664	塔哈卡（Taharqa）
		664-ca. 655	塔努唐瑪尼（Tanutamani）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說　　明：王朝及國王中英名對照，由作者自譯；以下正文提及時，不再附英文名。

46 徐昊、吳宇虹，〈《溫阿蒙歷險記》譯註〉，《古代文明》第 4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長春），頁 18-29。

47 第三中間期的年代主要參照 Jürgen von Beckerath, *Chronologie des pharaonischen Ägyptens. Die Zeitbestimmung der ägyptischen Geschichte von der Vorzeit bis 332 v. Chr.* (Mainz: Von Zabern, 1997), pp. 190-191.

48 此文將第二十五王朝歸在第三中間期，原因是皮安奇雖有統一上下埃及，但持續時間不長，這段時期的埃及政局依舊不穩定，處於分裂狀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四　埃及第三中間期阿蒙大祭司年代表

	年代（BCE）	祭司年代（BCE）	阿蒙大祭司
阿蒙大祭司（底比斯）	?-277	?	皮安赫（Piankh）[49]
		?	赫利荷（Herihor）
		1070-1055	皮魯詹一世（Pinudjem I）
		1054-1046	瑪沙哈塔（Marsharta）
		1045-992	曼荷普雷（Menkheperra）
		990-969	皮魯詹二世（Pinudjem II）
		969-945	普蘇森尼斯三世（Psusennes III）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說　　明：阿蒙大祭司中英名對照，由作者自譯；以下正文提及時，不再附英文名。

第二十一王朝作為拉美西斯時期的延續，主要據點在塔尼斯，與同一時期在底比斯的阿蒙大祭司（High Priest of Amun）維持著相輔相成的關係，兩方勢力雖然分處南北，但透過家族成員親屬與聯姻關係，而得以主導整個埃及。國王斯曼德斯的出身並不清楚，有專家推測他是阿蒙大祭司赫利荷的兒子，或與之有姻親關係。[50]他主導三角洲的政權，塔尼斯城中的多數建設，建材都是從皮拉美西斯（Pi-ramesses）和其他城市的建築物拆除後重複利用。斯曼德斯的王后坦特阿蒙（Tentamun）可能是拉美西斯王室成員，斯曼德斯才得以宣示他與王室的關係，展現王權的合法性。這段時間阿蒙神崇拜繼續升高，底比斯的地位也因此水漲

49 關於皮安赫和赫利荷在底比斯成為阿蒙大祭司的順序，學界至今仍有爭論，德國學界大多認為赫利荷是皮安赫的女婿，在皮安赫過世之後，接收其權力和頭銜，參考 Karl Jansen-Winkeln, “Das Ende des Neuen Reiches,”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119 (1992, Berlin), pp. 22-37; 英國學者奇群（Kenneth A. Kitchen）則從皮安赫的銘文推斷，在拉美西斯十一世復活年第七年時，赫利荷早已過世，且把他所有權力和職權都傳給皮安赫。同時，一些文獻也表明皮安赫是皮魯詹一世的父親。請參考 Kenneth A. Kitchen, *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in Egypt*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95), pp. 17-23.

50 Aidan Dodson and Dyan Hilton, *The Complete Royal Famili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4), pp. 198-2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船高，阿蒙大祭司赫利荷無疑是最有權力之人，同時擁有政治、軍事和宗教的無限權力，甚至冠上國王才有資格使用的王名圈。雖然埃及人視塔尼斯的國王為真正的國王，但在底比斯的阿蒙大祭司實際上也擁有國王的權力，兩者分別掌控下埃及和中埃及地區。

斯曼德斯和他的繼承人阿曼恩尼蘇特過世之後，阿蒙大祭司皮魯詹一世的兒子普蘇森尼斯一世繼位。此時埃及依舊透過姻親關係聯合北方和南方的勢力。普蘇森尼斯一世在塔尼斯建了一座阿蒙神廟，結構大致與底比斯的阿蒙神廟相似，儼然是卡納克神廟的迷你版本：兩者都是東西坐向，具有厚實的圍牆、一個聖湖、方尖碑、庭院和大門，以及祭祀阿蒙神家族的神明穆特和孔蘇的神廟，神廟牆上的銘文也記錄了底比斯神明的名字，因此塔尼斯被冠上「北方的底比斯」的美名。普蘇森尼斯一世之後的繼承者阿曼恩莫普僅在塔尼斯修繕了一座神廟，留下一座荷魯斯雕像；在孟菲斯有一個石塊紀錄；在底比斯的石棺、木乃伊纏布等有他的名字。[51]

第二十一王朝與黎凡特地區的關係微妙，文獻顯示西阿蒙把女兒嫁給以色列的國王所羅門（Solomon, 970-931 BCE）。在新王國時期，向來都是埃及王迎娶外國的公主，不曾將埃及的公主嫁到外國，如果這個文獻屬實，足以證明埃及國王在國際間的聲望降低，且埃及從不外嫁公主的高姿態也在此時宣告結束。[52]在底比斯的阿蒙大祭司同樣留下很多遺址：赫利荷裝飾了孔蘇神廟，重修了阿蒙神廟；皮魯詹一世（也許還有瑪沙哈塔）則是繼續裝飾孔蘇神廟，建造了阿蒙神廟的雕像，以及底

51 Karl Jansen-Winkel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21. Dynasti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02 (2016, London), pp. 81-84.

52 《聖經．舊約．第一列王記》（1. Kings）3:1：「所羅門與埃及王法老結盟，娶了法老的女兒為妻。接他進入大衛城，直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宮。」9:16：「先前埃及王法老上來攻取基色，用火焚燒，殺了城內居住的迦南人，將城賜給他女兒所羅門的妻作妝奩。」奇群聲稱此法老是西阿蒙，參考 Kenneth A. Kitchen,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Michigan / Cambridge: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pp. 107-1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比斯其他的小神廟。曼荷普雷有一個石碑（Louvre C256），描述了底比斯發生的暴動事件，曼荷普雷請示阿蒙神，得到神喻之後出征，平息暴動。[53]曼荷普雷在位雖久，卻未建設太多神廟，反倒建造很多堡壘和防禦工事，間接證明銘文內容屬實，上埃及在這段時間確實遭到外族入侵，時局動盪不安。[54]

第二十二王朝即利比亞王朝，與第二十三和二十四王朝界線並不明確，統治者彼此之間有親屬關係，但在三角洲各自為政。利比亞人從拉美西斯時期開始活躍於三角洲，曾聯合海上民族（sea people）對埃及發動一系列攻擊。謝尚克一世統治期間可謂第三中間期的一個高峰，他在阿拜多斯為寧羅特（Nimlot; Chief of Ma）建造一塊石碑（Cairo JE 66285），[55]上面記載他貢獻的祭品，銘文開頭則是他祈求阿蒙神允許他能夠參與所有國王的慶典。這顯示當時北方的統治者必須繼續獲得南方宗教的支持，並給予供奉，國王也必須與他人分享權力，此人可能與他沒有任何關係，或者來自其他家庭的子嗣，但最終決定權仍是在世界的主宰者阿蒙神身上。謝尚克一世在位期間積極地攻打黎凡特地區，[56]他在卡納克神廟留下的銘文，記錄了他在西元前 925 年對抗以色列、猶大和南部巴勒斯坦城鎮，例如加薩和麥吉多（Megiddo）的戰役。在《聖經．舊約》裡也記錄了同樣的戰役。[57]除此之外，他還在卡納克神廟建

53 Ad Thijs, “Introducing the Banishment stele into the 20th Dynasty,”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138, no. 2 (December 2011, Berlin), pp. 163-181.

54 Jansen-Winkel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21. Dynastie,” pp. 91-92.

55 Robert K. Ritner, *The Libyan Anarchy. Inscriptions from Egypt’s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9), pp. 166-172.

56 Kevin A. Wilson, *The Campaign of Pharaoh Shoshenq I into Palestin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5); Kitchen, *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in Egypt*, pp. 73-76.

57 〈第一列王記〉14:25-26：「羅波安王（Rehoboam）在位第五年，埃及王希夏克（謝尚克一世）上來攻打耶路撒冷，他奪取了耶和華殿和王宮裡的寶物，盡都帶走，包括所羅門製造的金盾牌。」〈第二歷代記〉（2. Chronicle）第 12:2-9 章：「在羅波安王的第五年，埃及希夏克上來攻打耶路撒冷，希夏克帶戰車 1,200 輛，馬兵 6 萬，並且跟從他的出埃及的路比人（利比亞人）、蘇基人和古實人（庫許人），多得不可勝數，他攻取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造了兩道雙塔門（現被稱之為布巴斯提斯大門〔Bubastite portal〕），上面刻劃了與戰役有關的銘文及浮雕。布巴斯提斯大門後來增添了兩則重要的文獻，一是奧所孔二世的捷德儀式（Sed Festival），[58]二是奧所孔三世的年鑑文。[59]除了第二十二王朝，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王朝的統治者也是來自三角洲的地方勢力，這段時空的政治詳情都被描繪在第二十五王朝的皮安奇的《凱旋碑》（*The Triumph Stela*; Cairo JE 48862+47086-47089）裡。[60]

第二十五王朝是南方努比亞人所建立的王朝，也稱作庫許王朝。[61]努比亞人曾在第二中間期以克瑪（Kerma）為中心，王朝勢力一度達到巔峰，史稱古典克瑪時期（Classic Kerma, 1750-1500 BCE）。[62]庫許勢力在新王國和拉美西斯時期一度沒落，在第三中間期再度興起。那帕塔是庫

猶大的堅固城，就來到耶路撒冷。那時，猶大的首領因為希夏克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先知示瑪雅去見羅波安和眾首領，對他們說：『耶和華如此說：你們離棄了我，所以我也離棄你們，將你們交在希夏克的手裡。』……於是，埃及王希夏克上來攻取耶路撒冷，奪了耶和華殿和王宮的寶物；他盡量都帶走；包括所羅門製造的金盾牌。」

58 Eva Lange, “The Sed-Festival Reliefs of Osorkon II at Bubastis: New Investigations,” in *The Libyan Period in Egyp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into the 21st-24th Dynasties: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at Leiden University, 25.-27. October 2007*, ed. G. P. F. Broekman, R. J. Demarée, and O. E. Kaper (Leuven: Peeters, 2009), pp. 203-217.

59 Ricardo A. Caminos, *The Chronicle of Prince Osorkon* (Roma: Pontificium Institutum Biblicum, 1958); Gerard P. F. Broekman, “The Chronicle of Prince Osorkon an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Journal of Egyptian History* 1, no. 2 (January 2008, Leiden), pp. 209-234.

60 Nicholas C. Grimal, *La Stèle triomphale de Pi(ᶜankh)y au Musée du Caire. Je 488862 et 47086-47089* (Cairo: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81); Hans Goedicke, *Pi(ankh)y in Egypt. A Study of the Pi(ankh)y Stela* (Baltimore: Halgo, Inc., 1998).

61 更多關於庫許王朝參見 Julia Budka, “Nubians in Egypt during the 25th Dynast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cient Nubia*, ed. G. Emberling and B. B. Willia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475-490; László Török, *The Kingdom of Kush. Handbook of the Napatan-Meroitic Civilization* (Leiden / New York / Köln: Brill, 1997); Robert G. Morkot, *The Black Pharaohs. Egypt’s Nubian Rulers* (London: The Rubicon Press, 2000).

62 Charles Bonnet, “The Cities of Kerma and Pnubs-Dokki Gel,” in Emberling and William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cient Nubia*, pp. 202-2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許王朝的首都，阿拉拉（Alara, 780-760 BCE）是王朝建立者，開始使用王名圈，之後的繼承人是他的兄弟卡夏塔（Kashta, 760-747 BCE）。卡夏塔的名字出現在第一瀑布區，甚至到艾爾方提那，表示庫許的勢力範圍逐漸向北擴張。西元前 732 年，亞述王提格拉皮列薩三世（Tiglath-pileser III, 745-727 BCE）進攻了巴勒斯坦區域，包含以色列、阿許卡隆（Ashkelon）和加薩一帶，自此，亞述人不停騷擾埃及邊境。[63]西元前 730 年前後，第二十四王朝的國王泰夫納赫特興起於三角洲的西部，他自塞以斯（Sais）不斷地擴張領土，向東延伸至布托（Buto），南邊到亞姆（Yamu），自稱為「西部之國」，並且擁有「偉大的領袖，軍隊領袖，利布的偉大主人，奈特的預言者，亞姆的女神」（Great Chief, Army-leader, Great Chief of the Libu, Prophet of Neith, of Edjo and of the Lady of Imau）的頭銜。[64]謝尚克四世過世之後，泰夫納赫特接收了他的權力，成為新的國王，勢力範圍包括下埃及，從孟菲斯到地中海，其他的地方王也以他為尊。

面對亞述的威脅，泰夫納赫特趁著亞述王薩爾曼內瑟五世（Shalmaneser V, 727-722 BCE）過世之際，聯合加薩的國王一起對抗亞述。但是新的亞述王薩爾貢二世（Sargon II, 722-705 BCE）捲土重來，奪取加薩成為自己的領土。西元前 719-718 年間，泰夫納赫特除了失利於亞述，也無法南下埃及奪取更多領土，他雖然整合了北部的地方勢力，想要擴張範圍到中埃及，也獲得赫摩波里斯的國王寧羅特（Nimlot, 754-725 BCE）附應，但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的國王佩夫瓦巴斯特（Peftjauwybast or Peftjaubast, 754-720 BCE）拒絕。此時，庫許王朝的皮安奇已經控制了底比斯，接著北上阻止了泰夫納赫特往南擴張領土的行動，也收復孟菲斯、赫摩波里斯等地，他原本的稱謂是「上埃及之王」，

63 Dan'el Kahn, "The Inscriptions of Sargon II at Tang-I Var and the Chronology of Dynasty 25," *Orientalia* 70, no. 1 (2001, Rome), pp. 1-18.

64 Kitchen, *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in Egypt*, p. 13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此之後改成「上下埃及之王」。這是努比亞人有史以來第一次在埃及本土稱王，勢力首次擴展至三角洲；上述過程皆記載於皮安奇的《凱旋碑》。可惜這種局面持續不到 10 年，三角洲又再次落入泰夫納赫特及其子伯候里斯手中，因此皮安奇的繼承人們夏巴卡、謝比特古和塔哈卡都試圖北上奪取三角洲區域。然而，此時不管是埃及還是庫許，都遭受亞述王阿薩哈東（Esarhaddon, 681-669 BCE）強大的威脅，[65]庫許王朝兩次都無法抵擋亞述人的進攻，亞述王阿述巴尼帕（Assurbanipal, 669-631 BCE）更在西元前 663 年洗劫了底比斯，帶回大量戰利品。[66]最後亞述帝國內部發生鬥爭，並面臨鄰國新巴比倫帝國的威脅，無暇顧及埃及，被亞述人扶持的傀儡國王普薩美提克一世（Psammetich I, 664-610 BCE）成功地擺脫了亞述的控制，由三角洲南下統一埃及，建立第二十六王朝。[67]庫許王朝的高峰猶如曇花一現，隨即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

二、三段中間期的起因解析

中間期的起因都與前一段王國的衰弱息息相關，其結束也與後一段王國的興起關係密切。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時期崩壞的原因不盡相同，但隨著考古發掘的發現和文獻資料的解譯，學者們逐漸推測在中間期正式開始之前，都經歷過一段短暫的「空白時期」，留下的紀錄不多，或許在某種程度上都與外族有關。中間期的結束，大多是兩個地方勢力在長年衝突後，最終有一方得勝，統一了上下埃及，結束分裂現象，開創新的王朝。

65 Dan'el Kahn, "Taharqa, King of Kush and the Assyrians," *Journal of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gyptian Antiquities* 31 (2004, Toronto), pp. 109-128.

66 Dan'el Kahn, "The Assyrian Invasion of Egypt (673-663 B.C.) and the Final Expulsion of the Kushites,"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34 (2006, Hamburg), pp. 251-267.

67 Karl Jansen-Winkeln, "Psametik I., die Skythen und der Untergang des Assyrerreiches," *Orientalia* 88, no. 2 (2019, Rome), pp. 238-2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第一中間期

長期以來，埃及學學者就埃及內部問題檢視，估計大約從第六王朝的裴皮二世過世之後，中央就開始式微，原因歸納如下三方面：[68]

其一，中央意識形態衰弱：裴皮二世六歲登基以來，在位長達 94 年，中央政府讓大量官員採取世襲制度，間接促成地方勢力發展，進而擁兵自重；國王如同虛設，人民遂對王權抱持冷淡態度。

其二，國王的神權衰弱：中央賦予地方首長（諾姆長）太多自治權，同時也賜予他們行使宗教儀式的權利，導致人民對國王的神性困惑，而產生混亂。[69]

其三，經濟衰退：[70]氣候劇烈變化造成尼羅河無法定期泛濫，水位降低，農作物收成驟減，導致飢荒；[71]作物產量達不到稅收標準，原本神廟也該定期繳納稅款，但中央政府長期免除神廟賦稅，造成政府稅收金額大減，直接影響國家經濟。

從國王名冊可以得知，裴皮二世之後的第七和第八王朝，在孟菲斯還有短暫的王位傳承，只是不再具有強權；而孟菲斯的地位在第八王朝之後突然徹底消失，沒有國王陵墓、百萬年神廟，也沒有任何國王的相關紀錄，形成一段空白。埃及學界至今尚無直接證據顯示外族人入侵埃及，但是相關的考古和文獻紀錄，可作為間接證據，分述如下：

1. 考古證據

三角洲的考古挖掘，至今沒有直接關於亞洲移民或是利比亞人居住

68 Jansen-Winkeln, “Der Untergang des Alten Reiches,” p. 279.

69 上述提到的安克提非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70 Bell, “The Dark Ages in Ancient History I.,” pp. 7-26.

71 Fekri A. Hassan, “Droughts, Famin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Old Kingdom: Re-Reading Ipuwer,” in *The Archaeology and Art of Ancient Egypt. Essays in Honor of David B. O’Connor*, vol. 1, ed. Z. A. Hawass and J. Richards (Cairo: Conseil Suprêm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2007), pp. 357-3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證明。德國埃及學學者楊詹威克（Karl Jansen-Winkeln）認為，沒有遺址，並不能證明外族人沒有入侵過埃及；他以西元前 7 世紀亞述人進犯埃及為例，他們以旋風式的行動從兩河流域進軍至底比斯，快速掠奪財物之後馬上離開埃及，埃及方沒有這些軍事行動的文字紀錄，但可見於亞述的國王銘文，後人方能得知。[72]在底比斯編號 TT386 的墓室牆壁，繪有第十一王朝的孟圖和泰普二世期間的將軍伊尼提夫（Jnj-jtj.f）帶領埃及軍隊在一座堡壘與亞洲人對峙的情景，[73]為此時外族入侵的間接證明。比塔克隨後指出這座堡壘位於三角洲地帶，因為在第一中間期時，埃及並未控制黎凡特城邦和堡壘的權力，故伊尼提夫的戰事推測是在三角洲發生的。[74]

2. 文獻紀錄

在中王國時期，有一類文學作品被埃及學學者稱為「悲觀文學」，[75]內容直接反映了第一中間期的情況。透過這些文獻，我們可以更深入了解古王國衰弱的原因，以及第一中間期混亂無序的景象。這些作品如下：

《伊普威和萬能神的對話》；

《卡赫帕瑞森伯的故事》（*the text of Khakheperreseneb*）；[76]

《一個男人與其靈魂巴的對話（／厭世者）》（*the Debate between Man and his Ba* [/*Lebensmüder*]）；[77]

72 Jansen-Winkeln, “Der Untergang des Alten Reiches,” pp. 294-295.

73 Brigitte Jaros-Deckert, *Das Grab des Jnj-jtj.f: Die Wandmalereien der XI. Dynastie* (Cairo: MDAI, 1984), pp. 37-44, taf. 17, falttafel 1, 3.

74 Manfred Bietak, “Egypt and the Levant,” in *The Egyptian World*, ed. T. Wilkins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420.

75 Winfried Barta, “Die Erste Zwischenzeit im Spiegel der pessimistischer Literatur,” *Jaarbericht ex Oriente Lux* 24 (1975-76, Leiden), pp. 50-61.

76 pCairo JE 50259 + tBM EA 5645: Richard B. Parkinson, “The Text of ‘Khakheperreseneb’: New Readings of EA 5645, and an Unpublished Ostracon,”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83 (1997, London), pp. 55-68; Quirke, *Egyptian Literature 1800 BC*, pp. 173-175.

77 pBerlin P 3024: James Allen, *The Debate between a Man and His Soul* (Leiden / Bost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內夫提的預言》（*the prophecy of Neferti*）；[78]

《一個能言善辯的農夫的故事》（*the Tale of the Eloquent Peasant*）；[79]

《沙索貝克的抱怨》（*the Laments of Sasobek*）；[80]

《給梅利卡瑞王的訓誡》；

《阿曼恩赫特王的訓誡》（*the Instruction of King Amenemhet to His Son*）。[81]

這些作品的語法結構非常成熟，用字遣詞精美、文辭華麗，尤其明喻、隱喻、比較、轉喻、對比等修辭的使用，都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其內容形式多變，大多以敘事、對話、抱怨、警告，抑或箴言等方式呈現，主題都與第一中間期相關，如王權的衰退、中央政權式微、農作物驟減和飢荒、地方失控和無組織狀態、社會階層混亂無序和殘酷的景象等。[82]這些作品雖然沒有直接敘述外族入侵埃及，但還是可以從一些字句中找到蛛絲馬跡。例如從《伊普威和萬能神的對話》裡可以看到外國人進入埃及的描述：

1,9：外國人變成到處來往的普通人；

2,2：弓箭民族開始定居了；

3,1：外來的弓箭民族紛紛進入埃及；

4,8：外國人變得很有能力，在三角洲工作；

Brill, 2011).

78 pPetersburg 1116B: Wolfgang Helck, *Die Prophezіung des Nfr.tj*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0); Quirke, *Egyptian Literature 1800 BC*, pp. 135-139.

79 pBerlin P 3023, P 3025, P 10499: Richard B. Parkinson, *The Tale of the Eloquent Peasant*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1991); Richard B. Parkinson, *The Tale of Eloquent Peasant: A Reader's Commentary* (Hamburg: Widmaier Verlag, 2012).

80 pRamesseum I = pBM EA 10745: Quirke, *Egyptian Literature 1800 BC*, pp. 192-196.

81 不同的紙草版本：Wolfgang Helck, *Der Text der Lehre des Amenemhet I. für seinen Soh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69); Quirke, *Egyptian Literature 1800 BC*, pp. 127-129.

82 Shih-Wei Hsu, "'I Wish I Could Die': Depression in Ancient Egypt," in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Ancient Egypt and Mesopotamia*, ed. Shih-Wei Hsu and Jaume Llop Raduà (Leiden / Boston: Brill, 2021), pp. 57-6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4,3-15,2：一長串的外國人名單：努比亞人、利比亞人、梅傑伊（medjay）、亞洲人等。

《內夫提的預言》中也有一段描述亞洲人進入埃及：

pPetersburg 1116 B, verso 19-20：然而他（內夫提）想起了之前東邊的情形，當時亞洲人拿著武器（鐮刀）入侵，讓那些正在準備收割的人們產生恐慌，而且他們也肆無忌憚地奪取正在犁田的牛隻……

《給梅利卡瑞王的訓誡》亦提及之前的統治者曾經試著把外來民族逐出埃及，但沒有成功；還有一段形容當時下埃及的防禦建築與軍隊，也提到孟菲斯的防禦情況及一萬名駐軍。他們被稱作「三角洲之門」，為赫拉克里歐波里斯建造了一道守衛屏障（E 100-103）。其他提到三角洲外族的部分如：

E 81：從前的統治者因為下埃及的混亂變得很抑鬱；

E 82：我讓整個（三角洲）西邊直到海岸區域都滿意了；

E 83-84：（三角洲）東邊大量的弓箭民族興起；

E 85：看哪！被他們荒廢的那片土地又形成了居住地；

E 88-90：統治者把領土向三角洲東邊延伸：「看哪！土地的樁被釘在我們向東擴展的土地上，延展至赫伯努（Hebenu）和荷魯斯之路，建城立鎮，居住著國家最好的人，能夠抵抗外患」；

E 91-95, 98-99：之後跟隨著弓箭民族和亞洲人，這些可憐但隨時可戰鬥、且難以控制的遊牧民族；

E 96-97：然而國王擊敗了他們：「我讓下埃及擊退他們，我搶攻他們的人，我奪取他們的牲畜」；

從考古和文獻資料來看，可以斷定古王國末期除了中央本身式微、地方勢力漸增、氣候變化等因素造成衰退，或許很有可能因為外患而加快崩壞的速度。若是當時的三角洲落入外族控制，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孟菲斯瞬間失去她的地位，並且沒有任何王家的遺址留存；以及第六王朝之後，再無出使團或考察團到西奈半島、迦南等地的相關文獻，因為三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洲已不再是埃及的管轄區域。而位於上下埃及中間的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王朝，則趁著地緣之利，成為一個緩衝區。

（二）第二中間期

從中王國時期開始，就有從亞洲來的移民定居於三角洲，他們通常身處社會最底層。在第十三王朝時，他們也在貴族家裡擔任奴僕，因此逐漸有埃及化的名字。[83]在埃及的文獻中，他們被稱為「阿阿姆」，最初因為貿易交流來到埃及，之後也有「阿阿姆」被當成戰俘帶到埃及，[84]甚至被編入軍隊，跟隨國王出征。[85]第十三王朝雖然還是以利許特為首都，但主要官僚機構已遷至孟菲斯，中央政局逐漸不穩；爾後，他們失去了三角洲和努比亞的控制權，埃及正式進入第二中間期。

目前專家們推定第二中間期是從第十三王朝的國王曼內夫雷艾伊任期結束開始，原因是自他之後的國王皆未在三角洲地區留下紀錄，有一段短暫的空白；最後第十四王朝攻佔了孟菲斯，第十三王朝正式結束。第二中間期亞洲人入侵並在埃及建朝立代，無論考古挖掘和文獻紀錄都有很多豐富的證據。

1. 考古證據

阿瓦利斯的考古挖掘，長年由奧地利的埃及學學者比塔克負責，[86]相關的考古報告不勝枚舉。此地原是亞洲人的居住遺址，出土了大量埃

83 Bietak, “Egypt and the Levant,” p. 421.

84 例如在阿曼恩赫特二世（Amenemhet II, 1878–1843+3 B.C.）的年鑑文裡，記錄他從一場海上到達黎巴嫩的戰役帶回來的戰利品中，包含了 1,554 名「阿阿姆」，參考 Hartwig Altenmüller, *Zwei Annalenfragmente aus dem Mittleren Reich* (Hamburg: Buske, 2015), p. 67 AnnMx + 16; 徐詩薇，〈古埃及史學研究的發展〉，頁 267-268。

85 例如在本尼哈山的赫努和泰普一世（Khnumhotep I）14 號墓室，其傳記銘文註明他與阿曼和泰普一世一同出征叛軍，軍隊成員由努比亞和亞洲人混合組成。Mourad, *Rise of Hyksos*, p. 84.

86 “Tell el-Dabʿa/Avaris,” accessed January 23, 2022, https://www.oeaw.ac.at/oeai/institut/aussenstellen/kairo/grabungen-projekte/tell-el-dabʿ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化的物品，例如聖甲蟲印鑑、陶罐、金屬工具、串珠、武器、衣物、手工用品等等，[87]以及許多巴勒斯坦風格的衣物、陶罐、北敘利亞式的滾筒印章。2013 年，在阿瓦利斯東部的塔爾哈布阿（Tell el-Habua, 距離蘇伊士東方 3 公里處）發現大型的防禦堡壘，當時的埃及考古隊及埃及國家文物部大臣都宣稱，這個遺址可以證明阿摩斯建造堡壘，是為防止西克索人再度進犯。[88]因塔爾哈布阿主要接連著地中海東岸的港口城市，代表至此都是西克索王朝的活動範圍。此外，在巴尼哈山（Beni Hasan）出土的墓壁上，也有關於亞洲人進犯的景象：巴克特三世（Baget III）的 15 號墓室，描繪著埃及軍隊手持武器守護堡壘，四周則是被亞洲人團團圍住；[89]赫提（Khety）的 17 號墓室更繪出了埃及人與努比亞人一起對抗亞洲人的戰爭場景，也把他們使用的武器生動地呈現出來。[90]

2. 文獻紀錄

約瑟夫在《對抗阿皮翁》裡，引用了曼涅托描寫西克索王子如何進攻和佔領埃及的片段：

> 他們輕易的用主力就攻佔了它，並沒有一絲絲的暴力攻擊，也制服了土地上的統治者，然後他們殘暴地燒毀了我們的城市，將神廟夷為平地，……最後他們從中指定一人為王，名叫薩利提斯（Salitis）。他在孟菲斯擁有王位，向上下埃及徵稅，並在有利可圖的地區駐滿

87 “Tell el Da’a publications,” accessed January 23, 2022, https://verlag.oeaw.ac.at/kategorie_98.ahtml.

88 Nevine El-Aref, “Hyksos buildings are the latest ancient discovery in Tel Habuwa,” *Ahram online news*, March 16, 2013, accessed January 23, 2022,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9/40/66979/Heritage/Ancient-Egypt/Hyksos-buildings-are-the-latest-ancient-discovery-.aspx.

89 Percy E. Newberry, *Beni Hasan II* (London: Kegan Paul, 1863), pl. 5; Mourad, *Rise of Hyksos*, p. 81, fig. 4.46.

90 Newberry, *Beni Hasan II*, pl. 15; Mourad, *Rise of Hyksos,* p. 82, fig. 4.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軍隊。[91]

在第十二王朝時期，亞洲人或是「阿阿姆」一詞就時常出現在不同墓室壁畫、物品或陶片上，[92]較特別的是在巴尼哈山，赫努和泰普二世（Khnumhotep II）的 3 號墓室墓壁上，將這些亞洲人的樣貌活靈活現地畫下來，旁邊還出現阿阿姆之外的新詞彙——*ḥq3 ḫ3swt*，[93]其原意指的是那些「外國來的首領」（foreign chieftains），[94]後來被西克索統治者作為王名的頭銜，展現其權力（見上述）。除了 *ḥq3 ḫ3swt*，第二中間期關於西克索人的文獻，大多是來自第十七王朝底比斯的國王銘文，卡摩斯的《第二個石碑》（Second Stele; Luxor Museum）曾形容西克索國王阿波菲斯是 *wr n Rṯnw*「瑞切努的酋長」（Chieftain of Retjenu），瑞切努在埃及語中泛指西奈半島、迦南和黎巴嫩南部一帶區域：

> 我到達了 *Pr-ḏd-qn*，我的心很愉悅，我讓阿波菲斯，瑞切努的酋長，經歷了非常糟糕的時刻，他的雙手變得虛弱，他的心裡有很多計畫，但全部都會失敗。
>
> ……
>
> 喔！你這個焦躁的、可憐的亞洲人！
>
> 看！我會喝光你酒莊裡的酒，那些亞洲人為我專程釀的酒；我會毀壞（你）居住的地方，我會砍掉所有的樹，在我把你的女人全都趕進船之後，我也會奪取你的馬匹。

---

91 Flavius Josephus, *Contra Apionem Book I*, 14. accessed January 24, 2022, https://penelope.uchicago.edu/josephus/apion-1.html.

92 Mourad, *Rise of Hyksos*, pp. 20-130.

93 Percy E. Newberry, *Beni Hasan I* (London: Kegan Paul, 1863), pl. 31; Bietak, "Egypt and the Levant," pp. 421-422; Mourad, *Rise of Hyksos,* p. 87, fig. 4.52.

94 Manfred Bietak, "Hyksos," in *Encyclopedia of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Egypt*, ed. Kathryn A. Bard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452. 例如在塞所斯提斯一世（Sesostris I；1920–1875^{+6} BCE）在位期間，沙特特祭司沙朗普特（Sarenput）一則傳記銘文裡就曾道他受國王指派，去接收「外國來的首領」呈獻的貢品。Nathalie Favry, "La double version de la biographie de Sarenpout Ier à Qoubbet al Haoua,"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03 (2003, Cairo), pp. 219-234, with fig. 1 L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喔！你這個焦躁的、可憐的亞洲人！

我在赫摩波里斯（Hermopolis）是無人能匹敵的主人，甚至從 Pr-Hathor 到阿瓦利斯都是我的領土，我會讓那塊區域變成無人之地。[95]

在卡摩斯正式與西克索人展開長達 30 年的戰役之前，我們不清楚兩方是否處在和平狀態，但是卡摩斯的父親塔歐二世（即申肯嫩雷 Ta^{c}o *Seqenenre^{c}*）的木乃伊顯示，他曾被武器殘忍地刺殺，後頸有匕首刺傷的痕跡，前額有一道水平傷口，下巴顎骨也破碎，專家檢測後判斷這些武器應該是當時亞洲人最常使用的斧頭。[96]這些也許可以證明塔歐二世其實已跟西克索人展開多次大規模的戰役，甚至是在交戰的時候被殺身亡。

另一個更好的證據是文學作品《阿波菲斯和申肯嫩雷的爭吵》，內文證明阿波菲斯與塔歐二世彼此之間早有芥蒂，水火不容：

國王阿波菲斯希望傳達挑釁的訊息給南邊的王子〔即塔歐二世〕。幾天之後，他召集了宮殿的大臣們，讓他們集思廣益寫一封極盡抱怨的信件給南方的王子，因為他自己無法撰寫……

於是，他的書吏官和智者就說：「陛下，我們的主人，命令他必須處理城東河道裡的河馬，因為牠們不管是在白天還是晚上都製造了很多的噪音，讓人無法入睡（讓睡眠溜走）！」國王阿波菲斯說：「這真是一個好主意，我馬上讓這封信寄送到南方的王子那裡。」[97]

95 Kamose Second Stela L3-4, L11-13, L16-17: Labib Habachi, *The Second Stela of Kamose and his Struggle against the Hyksos Ruler and His Capital* (Glückstadt: Verlag J. J. Augustin, 1972), pp. 33-37: Wolfgang Helck,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Texte der 2. Zwischenzeit und neue Texte der 18. Dynasti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3), pp. 82-97, §119; Roland Enmarch, "Some Literary Aspects of the Kamose Inscriptions,"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99 (2013, London), pp. 253-263.

96 Garry J. Shaw, "The Death of King Seqenenre Tao,"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45 (2009, Alexandria VA), pp. 159-176.

97 Edward F. Wente, "The Quarrel of Apophis and Seqenenre," i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整篇內容並未解釋阿波菲斯為何突然提出處理河馬的要求，也由於內容遺失，此則故事斷在塔歐二世召集臣子尋求解決之道，無法得知結局。事實上，底比斯與阿瓦利斯相距 500 多公里，這個要求充分展現阿波菲斯的霸道，今日讀來依舊相當荒謬可笑，因此在塔歐二世戰死之後，卡摩斯實踐前人遺願，對西克索人展開猛烈攻擊，也就不難理解。

卡摩斯對抗西克索的戰役，他的兩塊石碑和《卡納豐板》（Carnarvon Tablet）都是他攻打西克索的最佳見證：[98]卡摩斯從底比斯往北進軍，以努比亞傭兵作為前哨，偵查敵人軍情，接著在塞扣（Sako）攔截了一名西克索信差，之後卡摩斯派遣軍隊到綠洲，截斷了西克索和庫許的交流。最後卡摩斯來到阿瓦利斯附近，用水軍包圍了阿瓦利斯城，並用巡邏兵預先阻止攻擊，惟銘文並沒有說明他到底給西克索人帶來多大的損害。卡摩斯的繼承人阿摩斯繼續北上攻打西克索，對抗罕穆迪，阿摩斯先越過孟菲斯，直接奪取赫里歐波里斯（Heliopolis）；三個月之後，趁著尼羅河水位降低、人們可以駕車在河谷中行走之際，他攻打塔爾哈布阿，以斷絕西克索和西奈半島北部到巴勒斯坦的聯繫；最後襲擊了阿瓦利斯，取得勝利。

阿摩斯留下的銘文大多與驅逐西克索人相關，在他統一上下埃及建立第十八王朝之後，必須收拾西克索人在埃及留下來的殘局。他的《暴風雨石碑》（*Unwetterstele*）詳細地描繪西克索人就如同一場暴風雨過境埃及，造成嚴重災情：

> 人們來向他的陛下報告：這些區域都已經拿下，陵墓全都被拆除，神廟都被毀壞，金字塔全都倒塌，百廢待舉。於是，他的陛下命令整個國家必須重建那些被破壞的神廟，神明的建築物需要修復，圍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and Poetry, ed. W. K. Simpson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69-71.

98 Helck,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Texte der 2. Zwischenzeit*, pp. 82-97, §119; Enmarch, “Some Literary Aspects of the Kamose Inscriptions,” pp. 253-2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牆必須重砌……。[99]

就連他的曾孫女哈謝普蘇（Hatshepsut, 1479-1425 BCE）成為埃及女王之後，也在銘文說明她必須花費很多精力修復庫薩耶（Cusae）的神廟，以及舉行眾多儀式安撫神明。[100]

從考古和眾多的文獻證據來看，除了第十二王朝末期到第十三王朝內部的政局不穩，導致王位更迭迅速，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大量的外族人入侵埃及，造成了一段空白的時間。之後埃及分裂，第二中間期興起，最後埃及人將外族人驅逐，而結束了第二中間期。

（三）第三中間期

從拉美西斯三世（Ramesses III, 1187-1156 BCE）統治末期開始，埃及內部問題接二連三發生，總結有下列幾點：

1. 阿蒙神的崇拜異軍突起：底比斯的阿蒙神從拉美西斯時期以來成為主神，不管是卡納克的阿蒙神神廟擴建工程，還是給其神廟的捐贈都達到頂峰，阿蒙神的祭司之權力因而大幅增加，久而久之，阿蒙神神廟變成權力頂端和財富中心。[101]

2. 內部戰爭：阿蒙大祭司和工人村及地方官員的矛盾加深，在拉美西斯十一世時期終於爆發紛爭，[102]努比亞總督帕內基（Panesy）本是受國王委託去平定底比斯的混亂，[103]卻反而擁權自重；阿蒙大祭司阿蒙和

99 L. 14-16: Helck,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Texte der 2. Zwischenzeit*, pp.108-109, §124.

100 Kurt Sethe and Wolfgang Helck,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Urkunden*, Zweiter Band (Leipzig / Berlin: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 Akademie Verlag, 1906, p. 386:4-13.

101 Eg. pHarris I Taf. 2-23: Pierre Grandet, *Le Papyrus Harris I (BM 9999)*, vol. 1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 1994), pp. 225-255.

102 Antonio J. Morales, "The Suppression of the High Priest Amenhotep," *Göttinger Miszellen* 181 (2001, Göttigen), pp. 59-75.

103 Kenneth 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6 (Oxford: B. H. Blackwell, 1983), pp. 734-73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泰普（Amenhotep）不得已再次請求國王派兵鎮壓帕內基，最終皮安赫（Piankh）將軍南下，將帕內基驅逐回努比亞，並順勢接收兩人勢力，成為底比斯的主要人物。[104]這一連串的內戰紛爭，著實消耗埃及內部的主要精力。

3. 國庫虧空：國王長年以來大興土木，建造陵墓和百萬年神廟，導致經濟衰退，同時政府不斷積欠工人薪資，直接造成盜墓事件頻傳，[105]物價飆高，通貨膨脹。

4. 官僚機構腐敗：政府官員和祭司職位大多掌握在同一家族手中，近親繁殖，官僚和祭司群貪污和賄賂事件頻傳，營私舞弊，官官相護。[106]

除了內憂之外，埃及還時常受到外來民族進犯，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拉美西斯十一世，他的影響力最後只及於三角洲區域，底比斯則是由阿蒙大祭司掌權。在拉美西斯十一世駕崩之後，埃及四分五裂，進入第三中間期。然而，在第二十一王朝之前，同樣出現一段短暫的「空白時期」，在此時間沒有私人雕像，也沒有石碑；[107]且不只埃及沒有任何紀錄，在整個地中海東岸，例如希臘、克里特島、賽普勒斯、小亞細亞和黎凡特，也都沒有特別的文獻紀錄，[108]這不禁讓人推想，也許在這段時間內，地中海區域曾出現某種巨大威脅，周遭國家深受其害。「海上民族」在晚青銅器時期（Late Bronze Age, ca.1550-1200 BCE）活躍於地

104 Jansen-Winkeln, “Das Ende des Neuen Reiches,” p. 31.

105 Eg. papyries of the tomb robberies: T. Eric Peet, *The Great Tomb-Robberies of the Twentieth Egyptian Dynas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106 Eg. pTurin 1887: Alan Gardiner, *Ramesside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 73-82.

107 Karl Jansen-Winkeln, “Ägypti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Wanderungen von Seevölkern und Libyern,” in *Die nahöstlichen Kulturen und Griechenland an der Wende vom 2. Zum 1. Jahrtausend v. Chr. Kontinuität und Wandel von Strukturen und Mechanismen kultureller Interaktion*, ed. E. A. Braun-Holzinger and H. Matthäus (Möhnesee: Bibliopolis, 2002), p. 124 with n. 9-11.

108 Robert Drews,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 Changes in Warfare and the Catastrophe ca. 1200 B.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海區域，如同暴風雨般，迅速地毀滅了地中海周邊國家；埃及雖未完全毀滅，但也搖搖欲墜。關於海上民族的記載在埃及最多，也許能找到蛛絲馬跡，說明他們和利比亞人或許是造成「空白時間」的主因。

1. 拉美西斯時期的文獻

埃及第一次出現關於海上民族的紀錄，是在第十八王朝阿曼和泰普三世（Amenhotep III, 1390-1353 BCE），[109]但真正爆發多次戰役是在拉美西斯時期。除了塞提一世和拉美西斯二世（Ramesses II, 1279-1213 BCE）曾驅逐海上民族，梅仁普塔（Merenptah, 1213-1203 BCE）第五個統治年，海上民族聯合利比亞的部落首領進犯埃及，雙方爆發大規模的戰爭，最終埃及成功地擊退了利比亞和海上民族，卡納克神廟的銘文詳細地記載了這些海上民族的名字。[110]然而，利比亞和海上民族在拉美西斯三世期間羽翼漸豐，捲土重來，再次進犯埃及，且攻勢更為強烈。拉美西斯三世在位的前十年，幾乎都在為抵禦他們而勞心傷神。從他在麥迪內特哈布（Medinet Habu）的百萬年神廟可以得知，拉美西斯三世在統治第五、第十一年對抗了利比亞人，[111]又在統治第八年對抗海上民族，[112]雖然這些戰役都以獲勝告終，卻也讓埃及元氣大傷。

在埃及傳統中，國王銘文都會強調國王的王權，宣傳其意識形態，[113]對於敵人通常以負面描繪居多；但拉美西斯三世的銘文卻不同以往，除了詳細地述說各個海上民族的名稱，[114]也罕見地特別著重海上民族的強

109 Eric H. Cline, *1177 B.C.: The Year Civilization Collapsed* (Princeton /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43-51.

110 Serden, Šekeleš, Aqi-waša, Luka, Turiša: Kenneth 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4 (Oxford: B. H. Blackwell, 1982), pp. 2:13-14.

111 Kenneth A.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5 (Oxford: B.H. Blackwell, 1983), pp. 20-27, 58-66.

112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vol. 5, pp. 37-43.

113 徐詩薇，〈古埃及國王銘文與其意識形態〉，頁 1-26。

114 除了 Serden, Šekeleš, Turiša，還有 Pelest, Tjekkeru, Shakusha, Danuna, Washash: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vol. 5, p. 40: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悍力量，諸如他們在進攻埃及之前已經殲滅了其他大小國家，及其攻佔埃及的決心等。這些文字也間接突顯埃及人對他們著實感到恐懼：

> 沒有國家能夠對抗（他們）的手臂，從哈提（西臺；Hatti）、扣德（Qode）、卡克米許（Carchemish），阿爾乍瓦（Arzawa）和阿拉西亞（Alasia），全都被殲滅了。在阿姆魯（Amurru）有一場抵禦，但是他們把其人民和國家全都消滅了，就像他們從來不曾存在一樣。他們朝著埃及方向過來，正當一把火已為了他們而準備。
>
> ……
>
> 這些同盟國，用他們的手臂將各個國家擴展至世界的盡頭，他們都很有信心，也非常自信，他們想著：「我們的計畫會成功！」[115]

除了銘文紀錄，神廟也留下非常多關於戰役的景象：海上民族的模樣、所搭乘的船隻、所使用的武器等，都被鉅細靡遺地記載下來，[116]這些都是研究海上民族最重要的史料來源之一。[117]

2. 其他文獻紀錄

從拉美西斯時期以來，利比亞人不斷地在三角洲蠢蠢欲動，且勾結海上民族，成為埃及最大的外患，也對赫里歐波里斯和孟菲斯造成一定的威脅，反叛勢力也伸展至綠洲地帶。雖然埃及國王持續出征，平定這些叛亂，卻無法完全殲滅他們。最後埃及內部出現問題，國王根本無力弭平外患。由於埃及沒有編年史，許多的歷史事件都是利用歷史類的文獻重建，[118]其中以國王銘文最為重要。但是古埃及國王為了宣傳王權，維持其英雄形象，銘文內容鮮少有負面訊息。[119]因此，可以想像埃及王

115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vol. 5, pp. 39:15-40:5.

116 The Epigraphic Survey, *Medinet Habu* —vol. I*: Earlier Historical Records of Ramses II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plate 32-34.

117 Eric H. Cline and David O'Connor, "The Mystery of the 'Sea Peoples'," in *Mysterious Lands*, ed. D. O'Connor and S. Quirke (London: UCL Press, 2003), pp. 107-138.

118 徐詩薇，〈古埃及史學研究的發展〉，頁 261-278。

119 Karl Jansen-Winkeln, "Die Rolle des Unbekannten in der ägyptischen Geschichte," in *Da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曾經大勝利比亞或海上民族，或許也有失利的時候，只是這些敗仗從不被記載，因為這會抵觸古埃及人心目中完美的國王形象。沒有紀錄並不代表埃及從未曾戰敗，我們可以試著從其他文獻中尋找一些端倪。

首先，《紙草哈里斯Ⅰ》（*Papyrus Harris* Ⅰ）是最能呈現這段時間的文獻。[120]從梅仁普塔過世到第二十王朝建立之間，利比亞人和海上民族的威脅可能達到第一次高峰：

> 埃及從外至內都崩潰了！每個人都是自己的法官。埃及在此之前很多年沒有領袖，變成一個國家存在很多大大小小的地方首長，彼此互相衝突。接下來一段時間，在所謂的「空」的時間內，名為伊利蘇（Jrj-sw）的敘利亞人取得權力，控制整個國家，他聯合其他人一起掠奪了埃及，把神明視為一般平民，人民在神廟裡不再獻祭。[121]

在這一段簡短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知道埃及很有可能被外族介入，甚至入侵，且有一段時間都沒有國王，在「空」的時間中可能指的是西普塔（Siptah, 1197-1193 BCE）和塔娃斯瑞特（Twosret, 1192-1191 BCE）之間的王位爭奪，文中提到的伊利蘇，有可能是總理大臣巴伊（Bay）。《紙草哈里斯Ⅰ》也曾描繪利比亞人如何入侵埃及：

> 睿布（Rebu）和梅許威許（Mešweš）在埃及定居了下來，在其居住之地奪取西邊的土地，從孟菲斯至克爾本（Qrbn），他們到達河流的所有岸邊。他們就是掠奪索伊斯諾姆的民族，在他們定居在埃及

Ereignis.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Vorfall und Befund, ed. M. Fitzentreiter (London: Golden House Publications, 2009), p. 155.

120 《紙草哈里斯 I》是一卷第二十王朝的紙草，1855 年在麥迪內特哈布（Medinet Habu）附近被人發現，後來被英國商人 Anthony Charles Harris 購回英國而得名。紙草內容涵蓋塞提納赫特（Setnakht, 1190-1188 BCE）、拉美西斯三世和拉美西斯四世（Ramesses IV, 1156-1150 BCE）在位的主要大事紀，例如政事情況、神廟捐贈名單等。Pierre Grandet, *Le Papyrus Harris I (BM 9999)*, vol. 1, 2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 1994; 後續引用簡寫為 pHarris I).

121 pHarris I 75: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年之後。[122]

之後國王塞提納赫特才在他的《象島石碑》（Elephantine Stela）說明他如何打敗這些外族人，建立第二十王朝。[123]後來的拉美西斯三世先後擊敗了利比亞人和海上民族，但《紙草哈里斯Ⅰ》也特別提及他下令在塔尼斯、赫摩波里斯、阿拜多斯和阿西尤特的神廟加強防禦措施，[124]說明拉美西斯三世雖然打贏了戰爭，還是無法完全消滅他們。

更多的文獻出自拉美西斯時期末期，底比斯的戴爾麥迪那（Deir el-Medina）工人村出土的陶片，記錄了一名警察負責通知修建國王陵墓的工人「敵人來犯」，[125]陶片上頻繁出現「面對敵人的恐懼」、「敵人來了」這一類的訊息。[126]工人日誌則提到他們必須多次停工，因為「梅許威許進城了」，[127]抑或「外國人到達塞門（Smn, 底比斯南方 30 公里）」等；[128]日誌中也形容了他們「對外國人感到恐懼」。[129]這些足以證明，工人村裡的工人除了得不到薪資而自行罷工，也時常因為「外來」因素停工。[130]

綜合這些文獻，說明拉美西斯晚期的沒落，除了埃及國內的問題，最大的威脅是來自利比亞人和海上民族。海上民族的崛起，毀滅了地中海沿岸的國家，埃及同樣遭受強大的攻擊，未能倖免，以致出現一段「空白」的時期。進入第三中間期之後，埃及基本上已無往日威望，陸續被利比亞人、努比亞人、亞述人、波斯人入侵或統治；最後亞歷山大大帝

122 pHarris I 76:11-77:2.

123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vol. 5, pp. 671-672.

124 pHarris I, 57:11-59:3.

125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vol. 5, pp. 520:16-521:2.

126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vol. 6, pp. 324-343.

127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vol. 6, p. 609.

128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vol. 6, pp. 637-638.

129 Kitchen, *Ramesside Inscriptions*, vol. 6, pp. 687-688.

130 Jansen-Winkeln, “Ägypti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Wanderungen von Seevölkern und Libyern,” p. 139 with Abb.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席捲了歐、亞、非三大陸，埃及成為希臘化的王國，再變成羅馬帝國的行省，古埃及的文明就此消失在歷史的洪流裡。

三、三段中間期的比較

這三段中間期對古埃及歷史發展而言十分重要，也對後來的王朝產生極大的影響，牽涉層面甚廣；而三者的相同和相異處眾多，值得深論。

（一）相同之處

三段中間期的相同之處可分成下列幾點來探討：

1. 國王更迭迅速，王名混亂，國王名冊留下的名字都無法精準確認其統治年期。第一中間期的第七和第八王朝的王名分別多達 70、80 個，很多名字無法辨認；[131]第九和第十王朝的統治者至今亦無法確認；[132]第十一王朝的王名雖能透過薩夫墓辨認，但未能確定國王之間的親屬關係。[133]至於第二中間期，第十三王朝有 50-60 名統治者，雖然大致確定其王位順序，但其統治時間依舊模糊；[134]第十四王朝和第十五王朝的西克索時期之統治者，只能靠考古遺址物品（例聖甲蟲印鑑）來辨別；[135]第

131 Jürgen von Beckerath, *Handbuch der ägyptischen Königsnamen* (Mainz: Von Zabern, 1999), pp. 69-71; Ronald J. Leprohon, *The Great Name. Ancient Egyptian Royal Titulary*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3), pp. 44-48.

132 Von Beckerath, *Handbuch der ägyptischen Königsnamen*, pp. 72-75; Leprohon, *The Great Name*, pp. 49-52.

133 Von Beckerath, *Handbuch der ägyptischen Königsnamen*, pp. 76-81; Leprohon, *The Great Name*, pp. 52-53.

134 Von Beckerath, *Handbuch der ägyptischen Königsnamen*, pp. 88-107; Leprohon, *The Great Name*, pp. 60-73.

135 Von Beckerath, *Handbuch der ägyptischen Königsnamen*, pp. 108-115; Leprohon, *The Great Name*, pp. 74-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十六和第十七王朝的王名大約有 20 多個，[136]同樣無法確認其年代及統治地點，只有第十七王朝末期的些許國王銘文，能夠確定三位國王的家族關係。第三中間期，除了庫許王朝的國王名較為精準外，其餘出現在三角洲的地方勢力各自為政，雄霸一方，學者將他們區分成不同王朝，但部分國王其實來自同一家族。[137]只是這些王朝維持的時間很短暫，交替迅速，紀錄也較為混亂。

2. 氣候異常，引發乾旱；尼羅河水位低迷，抑或自然災害。古王國末期雨量驟減，尼羅河無法定期泛濫，甚至造成飢荒的可能性（？）；[138]有了前車之鑑，中王國時期每個國王都特別留意尼羅河水位，在上努比亞地區記錄每年水位高度，[139]但從第十三王朝之後相關紀錄減少，估計尼羅河水位達不到往日的泛濫高度，漸而引發飢荒危機（？）。[140]西克索時期並沒有留下任何關於氣象的紀錄；拉美西斯末期，地中海區域或許曾發生過自然災害，目前尚未確定是火山爆發或地震，[141]雖未直接對埃及造成傷害，卻在地中海區域形成長期乾旱，[142]使得災民和難民到處流竄，最後成為晚青銅器時期的最強破壞者——海上民族（？）。[143]

---

136 Von Beckerath, *Handbuch der ägyptischen Königsnamen*, pp. 116-131; Leprohon, *The Great Name*, pp. 82-92.

137 Von Beckerath, *Handbuch der ägyptischen Königsnamen*, pp. 178-205; Leprohon, *The Great Name*, pp. 136-159.

138 Bell, “The Dark Ages in Ancient History I.,” pp. 5-6. 不過，飢荒的理論近年來逐漸被學者否定，認為其僅是文學作品中誇飾的修辭手法。由於至今沒有「飢荒」的實際證據，學界在說到飢荒之時，都會加上問號。

139 Barbara Bell, “Climate and the History of Egypt: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79, no. 3 (July 1975, Chicago), pp. 223-269.

140 第二中間期的飢荒理論也被學者反駁，至今尚無實際的考古物品證明飢荒的存在。

141 Drews,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 pp. 33-47.

142 Neal Spencer, Mark Macklin and Jamie Woodward, “Re-assessing the abandonment of Amara West: the impact of a changing Nile?” *Sudan & Nubia* 16 (January 2012, London), pp. 37-43.

143 目前德國杜賓根大學（Eberhard Karls Universität Tübingen）正針對青銅器時期到鐵器時期的地中海進行一系列的研究，其中也包含了海上民族源起的探討。“Forschungsprojekt: Politischer Kollaps als Folge ökonomischen Wandels? Ressourcenkontrolle am Übergang v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 埃及中央集權崩潰，各地勢力盤據一方，建立自家王朝，與其他地方勢力衝突不斷。第一中間期的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王朝與底比斯王朝為了爭權而戰，最後底比斯戰勝，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突然消失，之後再無紀錄留存。第二中間期的西克索王朝則和底比斯政權展開了長達 30 年以上的戰爭，底比斯的統治者不斷北上出征，最終將西克索人趕出埃及。第三中間期，尼羅河三角洲的王朝和庫許王朝也發生多次衝突，庫許王朝為了一統上下埃及，多次北上平定三角洲蠢蠢欲動的勢力，最終卻因外患——亞述帝國多次來襲，而宣告失敗。

4. 底比斯都極具重要性。第一中間期和第二中間期的底比斯都扮演重要角色，自成一個強大的政權，對抗北方的勢力；第三中間期由於阿蒙神的信仰文化，底比斯成為最高的崇拜中心，阿蒙大祭司的地位與三角洲的國王難分軒輊，最後同樣成為權力中心。「阿蒙的神妻」（God's Wife of Amun）一職更讓阿蒙神成為埃及「實際」的統治者，[144]底比斯也是阿蒙神行使神權和展現神喻的最主要城市。

5. 埃及在正式成為中間期之前都經歷過一段「空白」的時間，在這段「空白」的時間裡，完全沒有任何考古遺址，也沒有文獻資料留存。這些「空白」的成因，推論可能與外來民族有很大的關係，包括第一中間期的亞洲人（抑或貝都因人），第二中間期的亞洲人（阿阿姆）和西克索人，第三中間期的利比亞人和海上民族。他們對埃及進行猛攻，埃及無力抵抗，因此瞬間形成「空」的狀態。不過，唯有第二中間期的亞洲人在埃及停留並建立王朝，而留下確切證據，其他二個中間期是否有外族入侵，則須透過旁證推定。

---

der Bronze- zur Eisenzeit im Ostmittelmeerraum," accessed February 4, 2022, https://uni-tuebingen.de/forschung/forschungsschwerpunkte/sonderforschungsbereiche/sfb-1070/archiv/erste-foerderphase/projekte/teilprojekte/teilprojekt-a-06/. 此外，「海上民族」究竟是不是晚青銅器時代許多國家的破壞者，至今也無直接證據，學界慣例會加上問號。

144 Mariam F. Ayad, *God's Wife, God's Servant. The God' Wife of Amun (c. 740-525 B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相異之處

接續上述的相同點，三段中間期的相異之處分述如下：

1. 時間長度不同：第一中間期歷經第七、八、九、十和第十一王朝，約有 180 年；第二中間期則是有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和第十七王朝，約有 220 年；第三中間期涵蓋了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和第二十五王朝，約有 421 年。

2. 文獻資料不同：第一中間期較少歷史類的文獻，私人傳記文比「真正」的國王銘文多，最豐富的文獻資料為「悲觀文學」，不管其是虛構抑或寫實，都詳實描繪了這段時間的狀況，例如王權衰退、經濟危機、糧食短缺、社會階級混亂、國家陷入混亂等景象。除此之外，它們間接提供了一些外族人的名單：*ꜥ3mw*「亞洲人」、*pḏtjw*「野蠻人」、*ḫ3stjw*「外國人」、*stjw*「貝都因人」，或者 *ḏrḏrw*「陌生人」等詞彙，[145]透露外族人可能進入埃及的訊息。第二中間期前期的國王銘文較少，也較單一，第十七王朝關於對抗西克索人的銘文較多，文學作品較少。第三中間期的國王銘文較多，但較為零散，除了《溫阿蒙歷險記》，其他相關的文學作品也較少。

3. 尼羅河三角洲的重要性不同：第一中間期之時，由於中央政權逐漸南移，關於三角洲區域的記載很少，正因為如此，專家猜測這時候的三角洲是被外族人占領的。第二中間期時，第十四和第十五王朝的主要活動範圍在三角洲，延伸至西奈半島、加薩和迦南等地；第三中間期的三角洲則政權林立，由東至西有不同的地方各自為政，例如塔尼斯、布巴斯提斯、布托、列歐托波里斯（Leontopolis），孔姆分林（Kom Firin）等地名，都被不同的執政者提及。[146]三角洲執政者的關係至今尚未完全釐清，估計有些是來自同一個利比亞部落，部分則是有姻親關係。

145 Barta, “Die Erste Zwischenzeit im Spiegel der pessimistischer Literatur,” p. 54.

146 Thomas Schneid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hronology of the New Kingdom and 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Ägypten und Levante / Egypt and the Levant* 20 (2010, Vienna), pp. 373-3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 外族人的影響力不同：第一中間期至今沒有確切外族人停留的證據，僅文學作品中提及的外族人名單；第二中間期的西克索王朝則是由來自黎凡特的外族人建立的政權，但主要勢力還是在底比斯的埃及人，最後也是他們成功驅逐了西克索，維持埃及人執政的傳統。至於第三中間期，若自埃及人的視角而論，基本上都是由外族人建立的政權，包括三角洲的利比亞人和南方的努比亞人。雖然曼涅托、希羅多德、狄奧多羅斯等歷史學者都不太將利比亞人建立的王朝視為外族統治，[147]原因可能在於他們長久以來耳濡目染，深受埃及的文化、宗教、甚至是語言和文字影響，已經成功的「埃及化」，相較於努比亞人、波斯人、希臘人和羅馬人，他們自然而然被歸納成「類」埃及政權的那一方，但在本質上還是「外族人」。[148]第三中間期的另一個南方勢力——努比亞人，毫無疑問就是外族人，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在埃及的土地上稱王。因此，在第三中間期沒有純埃及政權。

5. 結束之因不同：第一中間期是赫拉克里歐波里斯和底比斯雙方的征戰，前者消失的過程不明，結果是底比斯王朝統一上下埃及，結束了中間期的分裂，開啟中王國時期。第二中間期也是底比斯的政權不斷向北討伐西克索人，歷時 30 年，成功將之驅逐，之後平定內亂，統一上下埃及，隨後進入新王國時期。第三中間期晚期，由於庫許王朝欲保持在埃及的統治權，持續出兵北上至三角洲一帶；但因新亞述帝國不斷地進犯，庫許人無法實踐長期以來統一埃及的夢想，陰錯陽差，反倒讓亞述人扶持的塞以斯政權取得機會，先將三角洲的各方權力收為己用，最後逼迫庫許王朝交出底比斯的「阿蒙的神妻」職位，建立第二十六王朝。

147 Anthony Leahy, “The Libyan Period in Egypt: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Libyan Studies* 16 (1985, Cambridge), pp. 56-57.

148 Karl Jansen-Winkeln, “Die Fremdherrschaft in Ägypten im 1. Jahrtausend v. Chr.,” *Orientalia* (2000, Rome), pp. 5-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五　埃及三段中間期的比較

	第一中間期	第二中間期	第三中間期
年　代	2150-1980^{+25} BCE	1759-ca. 1539 BCE	1076-655 BCE
長　度	ca.180 years	ca. 220 years	ca. 421 years
起　因	1. 裴皮二世在位過長 2. 氣候變化異常，尼羅河水位過低，造成農作物欠收 3. 地方諾姆權力漸增 4. 長期國庫虛空，經濟崩壞 5. 外族入侵？	1. 中央勢力減退 2. 阿阿姆聚集並定居在三角洲，勢力與日俱增	1. 國庫虛空，經濟衰退 2. 阿蒙大祭司權力漸增 3. 外族不斷侵擾
特　徵	1. 王位更迭迅速 2. 中央失勢，地方諾姆得權 3. 埃及分裂成不同政權 4. 地方政權相互爭霸 5. 飢荒？	1. 王位更迭迅速 2. 中央持續一陣子之後失權 3. 埃及分裂成不同政權 4. 地方政權相互爭霸 5. 飢荒？	1. 埃及分裂成不同政權 2. 底比斯阿蒙大祭司權力更甚 3. 阿蒙神成為埃及真正的統治者 4. 地方政權相互爭霸
外來民族	亞洲人／貝都因人	亞洲人（阿阿姆）／西克索	利比亞／海上民族
涵蓋朝代	第七、八、九、十、十一王朝	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王朝	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王朝
主要勢力範圍	孟菲斯 赫拉克里歐波里斯 底比斯	尼羅河三角洲 底比斯 克瑪	尼羅河三角洲 底比斯 那帕塔
主要政權	赫拉克里歐波里斯王朝 底比斯王朝 阿拜多斯王朝	西克索王朝 底比斯王朝 庫許王朝（古典克瑪時期）	利比亞王朝 阿蒙大祭司 庫許王朝
考古證明	貝尼哈山陵墓 底比斯薩夫墓	阿瓦利斯 迦南、黎凡特 阿拜多斯 底比斯	尼羅河三角洲遺址 底比斯卡納克神廟 努比亞那帕塔
文獻資料	1. 文學作品：悲觀文學 2. 國王銘文：科普托斯的國王詔令 3. 私人傳記銘文（例：安克提非）	1. 聖甲蟲印鑑 2. 國王銘文：卡摩斯、阿摩斯、哈謝普蘇 3. 私人傳記銘文 4. 文學作品（例：《阿波菲斯和申肯嫩雷的爭吵》、《四百年石碑》）	1. 國王銘文：梅仁普塔，拉美西斯三世、謝尚克一世、皮安奇 2. 《紙草哈里斯 I》 3. 戴爾麥迪那工匠村日誌及信件 4. 《舊約・聖經》 5. 新亞述國王銘文
結束原因	阿曼恩赫特一世統一上下埃及	阿摩斯擊退西克索，統一上下埃及	普薩美提克一世統一上下埃及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說　　明：三段中間期的多方面綜合比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　語

古埃及的中間期歷史長期以來模糊不清，埃及學學者只能透過鮮少的文獻資料抽絲剝繭，略窺一二，也正因為如此，這三段中間期時常被稱為「黑暗時代」。無庸置疑，埃及留下的國王名冊、國王銘文、私人傳記等史料文獻，是我們了解中間期歷史的首要資源，悲觀文學、小說等文學作品亦提供了中間期的情況。隨著近年來考古挖掘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許多含糊的歷史片段逐漸可以拼湊還原。20 世紀以降，埃及學學者使用這些資料著手研究中間期的歷史，[149]已取得多方面的成果。透過考古、科技、知識層面和文獻解讀的不斷擴展，假以時日，中間期的歷史重建必定會更加完善，而能擺脫「黑暗」一詞，重現光明。

（責任編輯：黃方碩　校對：廖芷青）

149 Elisa Priglinger, *The Enigma of the Hyksos*, vol. 5: *Zwischen den Zeiten: Überlegungen zum Ende der drei Reiche im alten Ägypt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22), pp. 285-2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史料文獻

Allen, James. *The Debate between a Man and His Soul*.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1.

Altenmüller, Hartwig. *Zwei Annalenfragmente aus dem Mittleren Reich*. Hamburg: Buske, 2015.

Von Beckerath, Jürgen. *Chronologie des pharaonischen Ägyptens. Die Zeitbestimmung der ägyptischen Geschichte von der Vorzeit bis 332 v. Chr*. Mainz: Von Zabern, 1997.

Von Beckerath, Jürgen. *Handbuch der ägyptischen Königsnamen*. Mainz: Von Zabern, 1999.

Budge, Wallis. *Hieroglyphic Texts from Egyptian Stelae, &c.,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 4.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13.

Caminos, Ricardo A. *The Chronicle of Prince Osorkon*. Roma: Pontificium Institutum Biblicum, 1958.

Enmarch, Roland. *The Dialogue of Ipuwer and the Lord of All*.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2005.

Gardiner, Alan. *Ramesside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Grandet, Pierre. *Le Papyrus Harris I (BM 9999)*, Vol. 1, 2. Cairo: 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du caire, 1994.

Grimal, Nicholas C. *La Stèle triomphale de Pi(ᶜankh)y au Musée du Caire. Je 488862 et 47086-47089*. Cairo: Publications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981.

Habachi, Labib. *The Second Stela of Kamose and his Struggle against the Hyksos Ruler and His Capital*. Glückstadt: Verlag J. J. Augustin, 1972.

Helck, Wolfgang. *Der Text der Lehre des Amenemhet I. für seinen Soh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69.

Helck, Wolfgang. *Die Prophezіung des Nfr.tj*.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0.

Helck, Wolfgang.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Texte der 2. Zwischenzeit und neue Texte der 18. Dynasti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3.

Kitchen, Kenneth A. *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2. Oxford: Blackwell, 1979.

Kitchen, Kenneth A. *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4. Oxford: B. H. Blackwell, 1982.

Kitchen, Kenneth A. *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5. Oxford: B. H. Blackwell, 1983.

Kitchen, Kenneth A. *Ramesside Inscriptions.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Vol. 6. Oxford: B. H. Blackwell, 1983.

Leprohon, Ronald J. *The Great Name. Ancient Egyptian Royal Titulary*.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3.

Newberry, Percy E. *Beni Hasan* I, II. London: Kegan Paul, 18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arkinson, Richard B. *The Tale of the Eloquent Peasant*. Oxford: Griffith Institute, 1991.

Parkinson, Richard B. "The Text of 'Khakheperreseneb': New Readings of EA 5645, and an Unpublished Ostracon."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83 (1997, London), pp. 55-68.

Peet, T. Eric. *The Great Tomb-Robberies of the Twentieth Egyptian Dynas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0.

Petrie, W. M. Flinders. *Scarabs and Cylinders with Names*.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1917.

Quack, Joachim F. *Studien zur Lehre für Merikar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2.

Quirke, Stephen. *Egyptian Literature 1800 BC: questions and readings*. London: Golden House Publications, 2004.

Ritner, Robert K. *The Libyan Anarchy. Inscriptions from Egypt's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9.

Schenkel, Wolfgang. *Memphis-Herakleopolis-Theben. Die epigraphischen Zeugnisse der 7.-11. Dynasti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65.

Sethe, Kurt, and Wolfgang Helck.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 Historisch-biographische Urkunden*. Zweiter Band. Leipzig / Berlin: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 Akademie Verlag, 1906.

The Epigraphic Survey. *Medinet Habu* —Volume I*: Earlier Historical Records of Ramses II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

Vandier, Jacques. *Mo^{c}alla. La Tombe d'Ankhtifi et la tombe de Sébekhotep*. Cairo: Imprimerie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èologie orientale, 1950.

二、近人研究

肖　雷，〈中世紀——黑暗時代？〉，《歷史學習》2003 年第 12 期，天津，頁 30-31。

徐　昊、吳宇虹，〈《溫阿蒙歷險記》譯註〉，《古代文明》第 4 卷第 1 期，2010 年 1 月，長春，頁 18-29。

徐詩薇，〈古埃及國王銘文與其意識形態〉，《興大歷史學報》第 28 期，2014 年 6 月，臺中，頁 1-26。

徐詩薇，〈古埃及史學研究的發展〉，《臺大歷史學報》第 63 期，2019 年 6 月，臺北，頁 235-290。

Arnold, Dieter. *Das Grab de Jnj-jtj.f. Die Architektur*. Mainz: von Zabern, 1971.

Arnold, Dieter. *Gräber des Alten und Mittleren Reiches in El-Tarif*. Mainz: von Zabern, 1976.

Arnold, Dieter. "Saff-Grab." In *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Band V, edited by Wolfgang Helck and Eberhardt Otto, pp. 349-35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4.

Ayad, Mariam F. *God's Wife, God's Servant. The God' Wife of Amun (c. 740-525 BC)*.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arta, Winfried. “Die Erste Zwischenzeit im Spiegel der pessimistischer Literatur.” *Jaarbericht ex Oriente Lux* 24 (1975-76, Leiden), pp. 50-61.

Bell, Barbara. “The Dark Ages in Ancient History I. The First Dark Age in Egypt.”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75, no. 1 (January 1971, Chicago), pp. 1-26.

Bell, Barbara. “Climate and the History of Egypt: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79, no. 3 (July 1975, Chicago), pp. 223-269.

Di Biase-Dyson, Camilla. *Foreigners and Egyptians in the Late Egyptian Stories*.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3.

Bietak, Manfred. “Zum Königreich des ᶜ3-zḫ-Rᶜ Neḥesi.”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11 (1984, Hamburg), pp. 59-75.

Bietak, Manfred. “The Center of Hyksos Rule: Avaris (Tell el Dab’a).” In *The Hyksos: New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 E. D. Ored, pp. 87-139.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Museum, 1997.

Bietak, Manfred. “Hyksos.” In *Encyclopedia of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Egypt*, edited by Kathryn A. Bard, pp. 452-45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Bietak, Manfred. “Egypt and the Levant.” In *The Egyptian World*, edited by T. Wilkinson, pp. 417-448.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Bonnet, Charles. “The Cities of Kerma and Pnubs-Dokki Gel.”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cient Nubia*, edited by G. Emberling and B. B. Williams, pp. 201-21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Bourriau, Janine.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c.1650-1550 BC).” In *The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edited by I. Shaw, pp. 172-20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Broekman, Gerard P. F. “The Chronicle of Prince Osorkon an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Journal of Egyptian History* 1, no.2 (January 2008, Leiden), pp. 209-234.

Budka, Julia. “Nubians in Egypt during the 25th Dynasty.”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cient Nubia*, edited by G. Emberling and B. B. Williams, pp. 475-49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Cline, Eric H. *1177 B.C.: The Year Civilization Collapsed*. Princeton /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Cline, Eric H., and David O’Connor. “The Mystery of the ‘Sea Peoples’.” In *Mysterious Lands*, edited by D. O’Connor and S. Quirke, pp. 107-138. London: UCL Press, 2003.

Dodson, Aidan, and Dyan Hilton. *The Complete Royal Familie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04.

Drews, Robert. *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 Changes in Warfare and the Catastrophe ca. 1200 B.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El-Khadragy, Mahmoud, and Jochem Kahl. “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Tombs at Asyu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evisited."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32 (2004, Hamburg), pp. 233-243.

Engberg, Robert M. *The Hyksos Reconsider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9.

Enmarch, Roland. *A World Upturned: Commentary on and Analysis of The Dialogue of Ipuwer and the Lord of A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Enmarch, Roland. "Some Literary Aspects of the Kamose Inscriptions."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99 (2013, London), pp. 253-263.

Favry, Nathalie. "La double version de la biographie de Sarenpout Ier à Qoubbet al Haoua." *Bulletin de l'institut franç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103 (2003, Cairo), pp. 219-234.

Goedicke, Hans. *Pi(ankh)y in Egypt. A Study of the Pi(ankh)y Stela*. Baltimore: Halgo, Inc., 1998.

Gomaa, Farouk. *Ägypten während der Ersten Zwischenzeit*.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80.

Hassan, Fekri A. "Droughts, Famine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Old Kingdom: Re-Reading Ipuwer." In *The Archaeology and Art of Ancient Egypt. Essays in Honor of David B. O'Connor*, Vol. 1, edited by Z. A. Hawass and J. Richards, pp. 357-377. Cairo: Conseil Suprêm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2007.

Hornung, Erik, Rolf Krass, and David A. Warburton, eds. *Ancient Egyptian Chronology.*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6.

Hsu, Shih-Wei. "'I Wish I Could Die': Depression in Ancient Egypt." In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s in Ancient Egypt and Mesopotamia*, edited by Shih-Wei Hsu and Jaume Llop Raduà, pp. 52-87. Leiden / Boston: Brill, 2021.

Jansen-Winkeln, Karl. "Das Ende des Neuen Reiches."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119 (1992, Berlin), pp. 22-37.

Jansen-Winkeln, Karl. "Die Fremdherrschaft in Ägypten im 1. Jahrtausend v. Chr." *Orientalia* 69 (2000, Rome), pp. 1-20.

Jansen-Winkeln, Karl. "Ägypti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Wanderungen von Seevölkern und Libyern." In *Die nahöstlichen Kulturen und Griechenland an der Wende vom 2. Zum 1. Jahrtausend v. Chr. Kontinuität und Wandel von Strukturen und Mechanismen kultureller Interaktion*, edited by E. A. Braun-Holzinger and H. Matthäus, pp. 123-142. Möhnesee: Bibliopolis, 2002.

Jansen-Winkeln, Karl. "Die Rolle des Unbekannten in der ägyptischen Geschichte." In *Das Ereignis. Geschichtsschreibung zwischen Vorfall und Befund*, edited by M. Fitzentreiter, pp. 155-161. London: Golden House Publications, 2009.

Jansen-Winkeln, Karl. "Der Untergang des Alten Reiches." *Orientalia* 79, no. 3 (2010, Rome), pp. 273-303.

Jansen-Winkeln, Karl.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21. Dynasti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102 (2016, London), pp. 73-96.

Jansen-Winkeln, Karl. "Psametik I., die Skythen und der Untergang des Assyrerreich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rientalia 88, no. 2 (2019, Rome), pp. 238-266.

Jaros-Deckert, Brigitte. *Das Grab des Jnj-jtj.f: Die Wandmalereien der XI. Dynastie*. Cairo: MDAI, 1984.

Kahn, Dan'el. "The Inscriptions of Sargon II at Tang-I Var and the Chronology of Dynasty 25." *Orientalia* 70, no. 1 (2001, Rome), pp. 1-18.

Kahn, Dan'el. "Taharqa, King of Kush and the Assyrians." *Journal of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gyptian Antiquities* 31 (2004, Toronto), pp. 109-128.

Kahn, Dan'el. "The Assyrian Invasion of Egypt (673-663 B.C.) and the Final Expulsion of the Kushites."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34 (2006, Hamburg), pp. 251-267.

Kitchen, Kenneth A. *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in Egypt.* Warminster: Aris & Phillips Ltd, 1995.

Kitchen, Kenneth A.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Old Testament*. Michigan / Cambridge: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Lange, Eva. "The Sed-Festival Reliefs of Osorkon II at Bubastis: New Investigations." In *The Libyan Period in Egyp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into the 21st-24th Dynasties: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at Leiden University, 25.-27. October 2007*, edited by G. P. F. Broekman, R. J. Demarée, and O. E. Kaper, pp. 203-217. Leuven: Peeters, 2009.

Leahy, Anthony. "The Libyan Period in Egypt: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Libyan Studies* 16 (1985, Cambridge), pp. 51-65.

Mommsen, Theodore E. "Petrarch's Conception of the 'Dark Age'." *Speculum* 17, no. 2 (April 1946, Chicago), pp. 226-242.

Morales, Antonio J. "The Suppression of the High Priest Amenhotep." *Göttinger Miszellen* 181 (2001, Göttigen), pp. 59-75.

Morkot, Robert G. *The Black Pharaohs. Egypt's Nubian Rulers*. London: The Rubicon Press, 2000.

Mourad, Anna-Latifa. *Rise of Hyksos. Egypt and the Levant from the Middle Kingdom to the Early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Oxford: Archeopress, 2015.

Neale, Helen. "The Neferhotep Stela, Revisited. Kingship,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in the Abydos Stela of Neferhotep I." Master thesis, Macquarie University, 2016.

Parkinson, Richard B. *The Tale of Eloquent Peasant: A Reader's Commentary*. Hamburg: Widmaier Verlag, 2012.

Polz, Daniel. *Die sogenannte Hundestele des Königs Wah-Anch aus el-Târif*.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9.

Priglinger, Elisa. *The Enigma of the Hyksos,* Vol. 5*: Zwischen den Zeiten: Überlegungen zum Ende der drei Reiche im alten Ägypten*.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22.

Ryholt, Kim S. B.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gypt during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1997.

Schneider, Thomas.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Hyksos Period (Dyns. 12-17).” In *Ancient Egyptian Chronology*, edited by Erik Hornung, Rolf Krass, and David A. Warburton, pp. 168-196.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6.

Schneider, Thomas. “Contributions to the Chronology of the New Kingdom and the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Ägypten und Levante / Egypt and the Levant* 20 (2010, Vienna), pp. 373-403.

Seidlmayer, Stephan J. “The Relative Chronology of th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In *Ancient Egyptian Chronology*, edited by Erik Hornung, Rolf Krass, and David A. Warburton, pp. 159-167.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6.

Shaw, Garry J. “The Death of King Seqenenre Tao.”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Research Center in Egypt* 45 (2009, Alexandria VA), pp. 159-176.

Spencer, Neal, Mark Macklin, and Jamie Woodward. “Re-assessing the abandonment of Amara West: the impact of a changing Nile?” *Sudan & Nubia* 16 (January 2012, London), pp. 37-43.

Thijs, Ad. “Introducing the Banishment stele into the 20th Dynasty.” *Zeitschrift für Ä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 138, no. 2 (December 2011, Berlin), pp. 163-181.

Török, László. *The Kingdom of Kush. Handbook of the Napatan-Meroitic Civilization*. Leiden / New York / Köln: Brill, 1997.

Vernus, Pascal. “La stele du roi Sekhemsankhtaouyre Nerferhotep lykherhofrte et la domination Hyksos (stele Cairo JE 59635).” *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égypte* 68 (1982, Cairo), pp. 129-135.

Wente, Edward F. “The Quarrel of Apophis and Seqenenre.” In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Egypt: An Anthology of Stories, Instructions, and Poetry*, edited by W. K. Simpson, pp. 69-71.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2.

Wilson, Kevin A. *The Campaign of Pharaoh Shoshenq I into Palestin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5.

三、網路資源

“Dark Ag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Accessed January 11, 2022. https://www.britannica.com/event/Dark-Ages.

“Forschungsprojekt: Politischer Kollaps als Folge ökonomischen Wandels? Ressourcenkontrolle am Übergang von der Bronze- zur Eisenzeit im Ostmittelmeerraum.” Accessed February 4, 2022. https://uni-tuebingen.de/forschung/forschungsschwerpunkte/sonderforschungsbereiche/sfb-1070/archiv/erste-foerderphase/projekte/teilprojekte/teilprojekt-a-06/.

“Stela of Horemkhauf.” Accessed January 29, 2022. https://www.metmuseum.org/art/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ollection/search/544364.

“Tell el-Dabʿa/Avaris project.” Accessed January 23, 2022. https://www.oeaw.ac.at/oeai/institut/aussenstellen/kairo/grabungen-projekte/tell-el-dabʿa.

“Tell el Da’a publications.” Accessed January 23, 2022. https://verlag.oeaw.ac.at/kategorie_98.ahtml.

El-Aref, Nevine. “Hyksos buildings are the latest ancient discovery in Tel Habuwa.” *Ahram online news*, March 16, 2013. Accessed January 23, 2022.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9/40/66979/Heritage/Ancient-Egypt/Hyksos-buildings-are-the-latest-ancient-discovery-.aspx.

Josephus, Flavius. *Contra Apionem Book I*, 14. Accessed January 24, 2022. https://penelope.uchicago.edu/josephus/apion-1.htm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71 (Jun. 2023), pp.143-195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2306_(71).0004

History of Three Intermediate Periods of Ancient Egypt Revisited

Hsu, Shih-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the three Intermediate Periods of ancient Egypt, as well as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 Intermediate Period is a transition time between the periods called Kingdoms. In general, their histories are relatively unclear and difficult to grasp. Therefore, some historians or Egyptologists regarded these Intermediate Periods as "dark ages". How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new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have been made and more inscriptions related to these Intermediate Periods have been studied. Scholars have tried to reconstruct the records of these three Intermediate Period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gives a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se three Intermediate Periods; the second part examines the reasons for their existence, and the third part compares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Through this tripartite study, we would like to break the stereotype of "dark age" in reference to these Intermediate Periods of ancient Egypt, and present more knowledge about them.

Keywords: Ancient Egypt, dark age, First Intermediate Period,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Third Intermediate Period

---

* Associate Professor, Faculty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No. 38, Tongyan Rd. Haihe Educational Park, Jinnan District, Tianjin 300350, P. R. China;
E-mail: swhsu2012@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